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袁先生壽序

雲間袁履善先生舉進士三年某始生又十年以比部
郎謫守沔督學使按荆門校士諸大夫咸集七校之士
無不指目袁先生者先生美如玉濯濯如春月柳翩翩
如飛仙某歸而告先大夫先大夫曰是江南才人也授
以所爲古文辭再三讀不通曉而心竊異之比某舉童
子第先生爲黃郡丞得侍函丈幸甚而尋以讒被調踰
數年復起官岷州遷唐長史又誑誤下詔獄久之始解

荒
而某出守隴右則岷州當部內廚人治飲食不類邊鄙
問之故先生所肄也因憶先生多材事雖細必精工若
此而宦三十年三黜不竟用其後諸弟及妹婿與先生
子微之交見先生金陵具言先生壯敵少年某大驚曰
先生尚在耶而又數年起家入武林先生忽投刺過訪
視三四十十年前髮之鬢者才半白舍車而徒健噉健談
竟日夕不疲手輯其生平詩若文數十表宏麗新奇宛
然先民典刑又惡夫業舉子者之日趨險怪也具草若
干篇而使某寓目焉某故不文無能窺先生閩域善病
早衰卽侍杖履小極不復可忍益嘆先生非常人也先

生一日復見過命之曰老夫以今某月春秋八十矣子
幸有以祝我某逡巡不敢任而長者有屬又不敢不諾
竊聞人言文士神厲九霄志凌千載沉吟追琢寢食啓
居失其常度語不驚人雖歿不休此伐生之鴆毒也先
生何以壽若是昔有李百藥齒宿意新沈麟之手自抄
書申公伏生應聘傳經皆八九十老人天之所縱固非
偶然先生曰子譽我吾吳之文獻莫盛於嘉靖慶曆朝
王司寇汪司馬徐宗伯劉觀察四先生者皆前我逝矣
而余類不材山木全其天年某曰不然物難兩大而天
忌多取四先生者三九卿一監司而先生爲州郡勞人

爲王門左官爲纍臣爲氓隸險阻艱難莫不備嘗天意
欲成先生材而多拂亂所爲以砥礪之天意憐先生困
而多與之年以埤益之夫四先生者豈其才不若與旣
貴矣安能兼有年損有餘補不足宜先生眉壽無害也
先生莞爾而笑曰吾嘗觀高士傳若壤父老萊子林類
榮啓期楚狂接輿黔婁河上丈人四皓馬牧先生龐公
焦先之屬皆林栖谷汲草衣木食而壽或百餘年或稱
以仙去吾誠非貴人不幸佩半通之銅食儋石之祿校
數子已泰日及之華孰與冥靈大椿之質也吾不能編
德數子造事而窮以煩刑書乘篋輿下請室鉗鈇榜笞

傳致考立莫必其命此高士所未有信如子言造物者
或悔其淫威而不復以鬼伯促召也敬謝子之祝矣

郡伯孫公壽序

天胙明德

世宗振中葉而光大之不腆郊郢實肇基焉迄乎今茲
人歷三朝時殆百年等威擬於兩都恩數先於萬國爲
周豐鎬爲漢豐沛自非賢才不以出牧而頃者爲貂璫
所虐圉奪之榜掠之章縫之士畢命於桎梏園土者相
望民弱者轉徙黠者且生戎心禍伏旦夕而有天幸孫
公來爲守蓋一旦而原無辜之繫者若干人除苛政若

千事一月而刑羣小之爲闔爪牙者若干人蠲民所積
逋汰公家浮供若干事替月而甄別吏殿最若干人羣
所部七校之士若庶民子弟之秀而肄習之斐然成章
者若干人裁法之不便於民而與其可爲造福者若干
事於是流移還荒蕪闢行旅出塗商賈藏市杵舂絃誦
聲相聞父老婦孺抃舞而歌召父杜母更生我也卽中
貴人之屬亦回面斂手而謝公賴公力吾曹得不犯衆
怒晏然掃除以飽此升斗而其年雨暘時若百穀蕃庶
轉相告語以爲豐年嘉瑞微公不易得此而公適以其
月初度市井草莽之民籲美而禱公不能有所揚詡而

介公之文武官屬若下邑鄉大夫諸生使各以其意陳
詞於祝史是月也

上有天下三十年而春秋方四十鼎盛未央

皇太子始正位青宮萬歲千秋之期在旬日間薄海內
外衣冠玉帛輻湊於朝華祝嵩呼洋溢於庭而公適與
之會此夫咸有一德三壽作朋之徵已某從諸大夫後
登拜舉觴而颺言曰詩三百首二南周化國爲天下美
哉始基之矣江沱漢廣

皇祖獻帝賜履在焉湛恩汪濊民到于今思之國家靈
長之慶貽謀燕翼所由來矣自公爲政而召伯之甘棠

復蔽芾於石城漢水間閭巷謳吟可被絃管是
獻皇帝寵靈茲紛榆而自天錫公以保釐之也觴公所
以昭

獻祖再造我郢也公拜稽首而受觴已更稱曰昔者
世宗之生亦以是月乘白雲而歸帝鄉見夫父老子弟
之戴公也有不忻然樂者乎觴公所以妥

肅祖之靈也公拜稽首而受觴已更稱曰璫之播惡也
郢最酷方內錯愕其若

二祖何而今始灑然信

上聖神必不昵便嬖宵人之說蘊積無益之貨忘先朝

桑梓之愛擇而使公出之湯火加之衽席觴公所以章
明天子之德也公拜稽首而受觴郢人聞之相慶曰以
三聖人福德爲公壽吾等其世躋仁壽之域矣

汀州孫公壽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大國百里才若今中縣總之甸服侯
衛幅員不及五千里無論坐而論道卽百執事作而行
之朝發夕至耳是以四十仕五十服官政六十指使七
十而後傳有不得謝賜之几杖乘安車從婦人以役四
方耆宿老成相望於朝奉若著蔡以下國汗隆退而家
食不煩以職事使爲庠序師若三老五更詔於天子無

北面上之重下若此然而易有之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禮有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下之自重若此自罷侯置守易地而治而中國地益闢遠者萬里士大夫去墳墓離鄉井備嘗艱難險阻以就僭石之祿而堂陛愈隔體貌愈衰文罔愈密進若加諸膝而退若墜諸淵就之若迫而弃之若忘下乃以寡廉鮮恥應之或日莫途遠倒行逆施或鐘鳴漏盡夜行不止而遺榮逃祿之士若賀知章之乞鑑湖田豫之避衛尉疏廣受之免師傅獨爲世所豔稱夷考其實皆以遲莫之年屬厭之餘或有所齟齬而去非素心矣上重下而下

能自重下不自重而上彌輕古今人果不相及耶吾黨有孫公者筮仕爲令以治行高等召拜侍御史五年而守汀州守體固尊而汀風候自佳其膂力方剛耐跋涉奔奏暑雨祁寒之苦其才諳茂敏饒於導款批卻所如無不合者不數月而乞長休告上官挽之萬方不得歸四年春秋甫六十於禮未應謝抑何蚤也會公覽揆之辰戚黨交觴壽公而屬某辭爲之侑某聞之莊生趣舍聲色以柴其肉皮弁鷖冠搢笏修紳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而外重纏繳猶罪人之交臂歷指虎豹之在囊檻夫公脫屣聲利翻然肥遁君行令臣行意收計然之

餘策用之於家則范少伯之智也束脩以來臣必忠子必孝上不諂下不瀆宜以善止則延叔堅之操也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代步涉之難使令息四體之役嘉時吉日良朋萃至陳酒殺烹豚羔躊躕畦苑遊戲平林釣游鯉弋高鴻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仲長統之適也富貴功名不引於外神氣完而日堅畔援歆羨不滑其中思慮寡而日嗇以臻上壽必矣公謝不敏某前致辭曰北郭先生之辭相也其妻勸之也韋世康之懸車也其子福嗣贊之也世耽耽祿位而莫之止爲妻

子計耳兒女子之欲寧足狗哉公急流勇退有高世之識而吳孺人與長公茂才克成其志今日之樂不可謂無助願以公之觴觴之公謝曰有之顧何以辱諸君子之貺某又前致辭曰昔魏公子牟身居江湖心懸魏闕公自爲計得矣寧遂忘國事耶業有露章薦公者徵車在門鳴騶出谷旦夕事矣幸公強飯自愛公避席而謝走無似起家一經至二千石自以負乘荒飽三命而走豈其避世而博名高賴上恩不以奉職無狀爲討俾得歸骸骨田里稱太平逸民苟被齒髮其誰之賜而何敢忘之乃若安車蒲輪之召憲老乞言之禮世自有任之

荒
者非走所與聞也北向再拜稽首受觴客以次獻酬喜
色相告曰林下見一人矣

郡伯李公壽序

余少誦詩詩凡稱其君壽必擬諸日月山川松柏之屬
不知其解既而讀禮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丘陵民所取財用也無德不報無功不酬是以載之秩
祀人情莫不欲壽莫不欲安其君能安我則必祝其君
百千萬年如日月山川松柏之壽而民亦受樂利之賜
于無窮封建法廢置郡縣守令縣大者倍古大國之君
而咸隸於郡何曾有言郡守權御千里在邦君中類牧

伯奚翅列爵惟三而已近世府君之稱當從此起守爲
民所寄命詎不要且重哉漢興加意郡守選舉褒異有
加常調是以黃霸龔遂文翁邵信臣劉寵劉寬馮勤張
堪廉范崔實郭伋杜詩寇恂孟嘗輩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遷則乞留行則遮道生有榮名甚或爲立祠蒸嘗之
奉世世無絕設令諸君而在當其年始生之日通國稱
兕觥祝無疆酌大斗祈黃耆飲旨酒錫難老必以日月
山川松柏爲祝明矣秦李公天下才也不鄙夷吾郡而
辱臨之可二年所民所疾苦無不蠲除民所願欲無不
與聚農狎於野士樂於庠行旅便於途商賈藏於市而

郡所最患者漢溢昏墊垂五十年公治隄防濬厥淤灑澹沈災沮洳化爲督亢畝收一鍾所最畏無可如何者領祠園陵寢廟之中貴垂百年公罄控縱送俾就吾銜勒而不奔軼以蹂躪我田野編戶之黔首日者楚宗蠢動流言四布廟堂動色相戒至徵兵四方營惑祲公贊當事者坐而戡之罪人斯得塵肆不變邊圉不聳九廟之靈晏然妥侑諸王子姓其麗不億之心歛然帖服九州四夷羣不逞猜禍之謀肅然震駭戢弭蓋公雖在事未二年而於吾郡有不世之功有不世之德豈惟吾郡卽天下蒙其福公知略輻湊彰往察來幽隱畢照

如日月藏疾納垢興雲雨殖貧財以蕃民生如名山大川長材利器扶危定傾爲國楨幹如松柏郡士民踴躍謳吟無衆寡少長不謀同辭會公覽揆初度並起而祝公擬諸形容象其物宜願公壽修此三者故全也豈直爲公亦自爲長久計耳某從邦人後拜手三加爵而本原詩禮之緒陳詞以侑頌而無譎言大而非誇矣

又

天子膺萬年之曆三十年爲一世且加二矣久道成化民以寧一復蚤建元良用副天與子與賢之意天下快覩日重華月重輪星重耀而萬歲千秋期皆在八月不

佞聞之鄭玄云仲秋日月會於壽星爲斗建酉之辰是月也祠壽星南郊因以養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之所胙靈秀吉祥會合一時固非偶然秦李公來爲吾郡守奉月令行周官法獄毋枉撓事毋逆數度量權衡鈞石斗甬悉爲平正易關市來商旅畜菜麥趣織紵修困倉固隄防舉礫攘發陳氣禦疾疫歲復大熟民歡樂之頌聲相屬於塗相比於巷而公亦以月之七日初度則咸祝曰

天子以是良哉二千石救我也又祝曰吾君之子也佐天子以賢守生我吾儕小人所爲謳歌欲歸也已乃酌大斗爲公介壽願明使君奉揚

天子若 太子德意覆露我婦子長如茲日公謝不納不佞從大夫後旅進加爵或舉爵而屬不佞其幸有辭以侑不佞聞天地氣莫大於和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天以是月篤生公先天者也公之和此一方民也後天者也不佞又聞之古帝王八月西巡狩至於華嶽其神爲白帝赤松以其時作五采囊采華之栢露露垂如珠金莖玉屑實從此始公家秦華嶽爲几席間物不佞又聞之秦地處仲秋之位其人白色秀身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皆與秋令合且也吾郡

皇祖潛邸比於周豐鎬首善加惠萬國莫敢望 聖子
神孫勿替引之而又簡公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以照臨拊育之是君是臣天人上下協應交贊三才
備具謂之太和于以永年不亦宜乎吾黨爲公加爵所
以明天道彰君賜而光昭國家靈長之符也公何辭焉
公迺登進士民於庭北鄉稽首呼萬歲者三呼千歲者
如之而後受爵不佞更颺言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
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公敬矣吾黨其何敢慢皆
再拜稽首獻壽成禮而退

郡丞沈公壽序

儒者恒言王道本乎人情人以情生人生而情無不善
善則無不相愛者愛之所施莫先於親故食其食者不
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遺簪墜屨敝帷敝蓋人情
之用愛也在物猶然而況於人乎周公制禮以致太平
冢宰八統馭萬民親親之次卽爲敬故其教魯公故舊
無大故不棄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以原壤之
蔑棄禮法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使親者無失其爲親
故者無失其爲故親疎有等隆殺以次而薰然慈仁之
意旁皇周浹其中積惠重厚累受襲恩以聲華嘔拊偃
掩百姓萬民夫是以民師舊德而守終純固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遠不間親小不加大少不陵長宇宙釀爲太和無天昏瘥札之憂凶饑妖孽之疾化國日舒以長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人不愛其情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是爲大順。叔季以來仁厚道衰雖有慈父安知不爲虎雖有哲兄安知不爲狼而於故舊何有其棄也不必大故其遺也不必久安樂則相同患難則避之勢力在則相倚失則背之生則相歡沒則遺之如朝市然朝滿而夕虛如履迹然去而不顧。慎忮狙詐之心凌誅囂鬪之事上下相仍前後相踵元氣澆漓沴戾侵蝕而人往往天其天年夫故舊之不可以不厚也寧細故

哉里人何公初判夔府與今郡丞沈公相善公時猶爲諸生也何公歸而公始登賢能書比來丞吾郡而何公墓且十宿草其子彳亍諸生間覲閱旣多受侮不少矣沈公下車輒使使存問其家歲時有賜郡大夫於諸生廉遠堂高拜下風挹清塵不可必得而沈公下之何生榮立府廷恩加顏色通國之人遠邇傳誦以爲何公往者若爲德於沈公而沒世不忘施及其子若此卽何生亦不知其父何德而至於今猶食報若此何生旣德公深又無可以報公而會公以春王正月之二十有四日覽揆初度則具一卮酒獻於公所而謬以不佞嫻於辭

使屬辭以侑不佞聞之萬形有盡而情無盡沈公之不
忘何公自情生也情之所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
石格鳥獸草木令何公而有知爲魏顆之老人爲李玄
度之母爲楊氏之雀環爲隋侯之蛇珠其靈爽籲天天
也然此第公一人壽耳公不忍於何公逝者不鄙夷何
生么膺子而用其情情惡乎不用周孔之道具在舉而
措之擴而充之雖以壽天下可矣人情莫不欲壽又奚
直何氏之子爲公祝也

郡倅何公壽序

高皇帝定天下鑒於有殷其治先罰而後賞若三誥所
誅夷凜然駭世不寒而栗當時自京師郡國以及蠻夷
道莫不有學士或不樂入少年美姿容能雅拜里正輒
以名聞督遣就學父母至相涕泣於是厚爲養以固
其志月有廩日有膳以次貢而論材授官卽號爲才藪
學不過十許人卽積資久而後貢年率不踰強仕故足
賴也洪宣而後治治國用輕典矣士有進取之利而無
他患苦弟子員日益上不勝其廩始爲限制府四十人
州縣遞殺有差諸限外增廣者不得廩食久之士復不
勝增而第附於學以示小別於昨隸云耳夫廩膳卽仕

者之祿也其以爲名而異於增與附增與附均所養以爲才而待用而曾不得分半菽之奉兩者非制也旣獨食其食矣人浮於食者不加異非時至必不貢食浮於人者不加斥至其時必得貢上之人食而弗愛大氏庸衆駑散畜之故廩之額日滿而貢之次日深通邑而論廩或三十許人雖有天幸貢且以三十年爲期其人往往頽隤昏眊不給於務甚者日莫途遠倒行而逆施士之進身始重科第而薄貢言者數上書請令貢與科第並重然卒不可反何也其始養之旣荒飽而無當其終用之又時過而太晚無惑乎貢之不足得才也友人何

汝玉未冠而游於學勝冠而廩試必魁其曹偶而數奇不售於有司以貢入太學除倅陳州遷爲秦藩從事治有異等之效超拜成都倅奉家諱歸再倅夔州會有所齟齬於人當左遷汝玉弃之尋遂初賦者幾十年而甫稱老汝玉之宦秦也不佞有隴右之役數從簿書期會中知其茂敏諸臺藩臬大吏交推轂之以爲貢途鮮有嗟乎養士者廩之而得其人如汝玉則何患汰用士者貢之而及其時如汝玉則何患格汝玉三遷其官數歷二十年於禮老而傳優游丘壑身名俱泰汝玉不負國國不負汝玉兩相成矣不然如汝玉之年而猶裹逢掖

如畏縛者何限此豈盡士之過哉夫鬻熊尚父之謀王
燭之武廉頗之斷國其年先矣皆理外奇舉事古今指
不多僂而何以責今天下士人人能也不佞竊有慨於
中因汝玉而具論之汝玉其尚良食自愛他日御安車
祝鯁鯁爲國老更母兄鬻熊諸君而溟滓然弟之也

長汀令丘公壽序

丘明府伯畏爲蘭溪博士余時陳臬武林知其賢言之
部使者考上上薦於朝無奧援就常調擢閩長汀令一
以節用愛人爲務金布出納悉出長里手倉粟蠹腐爲
典守病條上五議斂散有經僧田之賦倍民什九緩征

而招徠安集之隣邑連城有浮糧其令倚遷客請得分
之八邑八邑唯唯公抗言不可八邑人何罪上官莫能
奪八邑人德公象公貌而生祠之暇則脩鄉約法數親
蒞事賞勉罰偷而繕故書院肄士之秀異者日省月試
又建浮屠吳隅以輔學宮之勝長汀乏科目久嗣後登
賢書第南宮者數輩邑人化之訟庭虛無人金矢之入
靡靡不失額而已郡守吳公監司孫公皆清白吏察公
廉深相尉薦而代孫公者某子甲有聚納之響望意氣
不得遂譖公遲頓不及事應復還博士青瑣耳公嘗憫
邑人病涉架石爲梁計其費鉅先以一歲奉爲資倡帥

士民士民子來而業間蜚語義難復留歎曰吾雞肋一
官獨不能竟此事爲恨遂堅臥不復出是時於禮年方
服官政也久之公年六十而長公元禮成進士告歸奉
介壽之觴公出余門人郝黃門之門長公舉賢書余方
在事歌鹿鳴而饗之辱在通家稔公父子文學如公不
得奉大廷對給上方筆札入金馬承明著作之庭治行
如公不得以循良茂異徵遙羽烏臺垂紳青瑣與謀王
斷國之臣相上下銅章墨綬磬折蒲伏簿領委積米鹽
瑣碎三年而青蠅橫汗鱗之詘亦甚矣天道若張弓高
者下之抑者揚之詘於位必伸於年由此言之公壽未

可量也語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古之生而民爲祠者
西京最知名燕相則樂布齊相則石慶東海獄史則于
公其人皆多歷年所拜相封侯子孫世濟其美八邑人
歌舞公聲聞於天天將畀之以平康胡老用對民心由
此言之公壽未可量也天之愛民甚矣降年有永不永
豈其私覆人自取耳或溺於貴鐘鳴漏盡恭然疲役而
不歸休或溺於富持籌握算日夜無已或溺於欲酒色
博奕狗馬滔淫之戲銷鑠精神如實漏卮仕宦不達往
往恥激而爲怒憤深而爲怨疾世若仇靡所措躬如是
而欲以引年未之前聞公不待年而謝人不知而不愠

遜世而無悔廬足以避燥濕田足以供饘粥園圃竹樹
足以供游舫艫籃筍足以代步不求贏也居恒下帷持
一編諷誦如故博士時焚香啜茗不逐貴游交不問阿
堵物無人間一切紛華之觀奇邪之好跡公平生其於
官勞而不言功惠而不任德守而不見節其於家隱而
不博名曠而不踰軌高而不凌物蟬蛻塵埃鴻翔寥廓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由
此言之公壽未可量也元禮聞余言大喜小子初通仕
籍無厚祿入養家大人絲竹鐘鼓之娛玄纁筐篚之文
家大人性所不樂方士神仙黃金大藥交梨火棗諸物
小子河漢其言而莫之致先生深知家大人得是說歸
而誦之家大人其欣然爲舉一觴矣

新安令宋公壽序

溧陽宋起巖先生爲諸生卽工古文辭嘗從邑令爲邑
乘有良史筆而見忌於巨室不爲動久之更歡以明經
令東粵新安新安僻處海濱吏牒最簡晨起視事不移
晷而畢則退而紬書誦詩如故諸生也督府某子甲政
以賄成先生無所饋遂下其考爲令甫踰年耳橐殊羞
澀監司守相交爲辦裝而後行先生意甚適聞西粵多
奇山水不以此時往遊將誰待乎迺奉其父入桂林度

蒼梧九疑瀟湘長沙酹酒招屈賈魂弔之浮洞庭江漢
盡覽結三楚之勝而與諸子若孫紬書誦詩蓬窓中如
故諸生也已左遷柳博士柳饒佳山水先生樂之日羣
其門弟子紬書誦詩如故諸生也復左官荆王邸諸王
子侯孟嘗仲良叔衛輩修淮南鄴下之社禮先生祭酒
紬書誦詩如故諸生也而念其父春秋高九十矣事有
不可知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遂上
書自免父以天年終無憾於大事而先生八十矣子孫
文學相禪伯子獻孺登賢書蔚然士望先生紬書誦詩
如故諸生也不佞聞而歎異之先生有道之士何宋氏

之代多賢也夫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
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此宋榮子之行也以
眴合歡以情欲寡淺爲內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
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此宋鉞之行也一陽一陰道
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
並照而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羸而不能
細非妙工也此宋玉之行也先生行事何其似三子之
甚也學不得究宦不得達刺譏之聲險阻之狀畢陳於
前而視之若虛舟來觸飄瓦適墜不就利不趨榮容身
而游適性而行與道爲際與德爲隣此之謂天樂天樂

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魂魄處其宅而精神
守其根殆古之至人乎獻孺聞之曰小子將以君之言
爲大人壽余怡然而笑君不聞宋之陽里華子乎中年
病忘魯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子請與居七日而除
華子既寤怒而罰其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
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
擾萬緒皆起吾恐將來亂吾心如此也君之父其於存
亡得失哀樂好惡忘久矣寧詎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
觀衆人之耳目而君悉數之且以爲壽得無虞其怒且
罰耶獻孺曰家大人不色愠於惡聲亦不色喜於甘言

家大人聽君言猶家人常語耳喜怒兩忘自如也遂受
而書于策爲先生誦之

新泰令李公壽序

國家立賢無方辟召選舉並用兩京太學賢士所關八
座九列臺省郎署外則藩臬郡邑無不授任自後觴重
科目又以乏軍興輸貲入太學遂爲資格限制卽才能
異等不得與科目方軌並駕余通藉垂五十年所見太
學起家賢者不乏多沉抑下僚爲之扼掣獨如臯李公
爲邑令云公如臯右姓有登賢書者其尊人官典客家
固饒裕而公被服儒術初治詩更治禮所爲訓誥士人

誦之既入太學師友嘉其摘藻久之除光祿丞遷雲南
憲幕同知山東德州已令新泰嘗奉使宴虜王與鄭督
府鄧中丞唱和累忝方子及爲滇學使屬試士甲乙不
能易其文學過人遠矣德州孔道簿書期會日亦不足
應之綽然有餘劑其守政猛以寬歲侵攝平原新泰二
邑發賑有方吏不能爲奸民得實惠二邑人白上官乞
爲真令平原宋司寇請之甚力公以大邑辭中丞鄭公
直指連公疏于朝以令新泰新泰業已有令爲更除而
竟畀公載家粟供饗殮緩征薄賦鬱伸斃起暇日甃石
城城而鋤強梗爲民患者旁邑愧聲出公下憾者乘間

爲蜚語中公公乃歸新泰人生祠之已祠學宮其政事
過人遠矣歸二十年治別業養花種竹畜魚馴鶴與客
日觴咏其間課諸孫斐然成章宗姻鄰里鄉黨緩急相
護有無相濟頌德聲盈耳今年八十公子婦翁高洪父
介其婿之私李孝廉屬余致祝余竊謂惜公才不盡用
就人論耳公自爲計則以不盡爲善庖丁解牛游刃有
餘地至見夫族之難爲止視而遲行怵然戒於心養由
基之射東野稷之御善息求多而勝敗懸殊仕宦百責
攸萃如詩所謂王事鞅掌慘慘劬勞不已于行盡瘁事
國豈養生祈年之道乎莊生言舜舉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不得休歸比之卷婁誠過要以惟舜無爲
後能有爲不如舜而馳騫名利之途敝精神于蹇淺必
無幸矣公以緒餘土苴用于官以其精還治身歸根曰
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黃髮兒齒眉壽無害非早服重
積能然乎且夫名者人所力爭天故不多與人公當國
初時取顯官自恒事耳在今日太學爲令者幾何遽以
讒尼名之誨妬忌盈甚矣半通之綸于身何加一旦委
之不足于位將餘于年是天道人事必至之符也無暇
遠舉卽洪父名臣喬才什伯人以布衣老年長公數歲
矍鑠敵壯夫則嗇取長守之明徵已余以洪父壽壽公
策異日廣陵耆舊傳將取徵焉

陽穀令戴公壽序

春秋僖公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杜氏註
齊地而其以名縣則自隋始蓋魯之北界云初太公治
齊脩道術尊賢賞功故其俗多務功名舒緩闊達而足
知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
夫設邑以來千餘年而方策所載邑令之賢至勝國才
得二人明財得四人無亦苦其難治歟發源戴公之爲
陽穀也三年而諸臺薦其治行於朝者數輩矣蓋邑居

漕之西土多原隰壤多沙鹵諸陂時盈時涸旱澇無所藉民無蓋藏不通商賈公則爲寬徭薄賦以安之張秋鎮在邑境漕輓供億無虛日居其地者稍侈矣黠猾挾吏短長藏匿偵事之人爲之主名以張威力於里閭而愚夫愚婦惑白蓮無爲諸教所在百十爲羣東祀岱宗南祀玄嶽誦佛號而祝釐頗蓄亂萌公則爲明法勅罰以正之鄉各有社月朔飲食聚會釀金錢生息卽有物故酌而賻之雖貧無無歸者又出一歲之息以備一歲之賦或其宗族亦爲會息之以供蒸嘗昏姻取成禮無過費而好爲下里僞物偶車偶馬畀之炎火制服或不

如禮如期公則爲因勢方利導損益就中以善之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而邑大治余門人祓禱王廣文與公共事向余言陽穀士民交口而誦明二百年來未有令如戴公賢者也欲及懸弧之日請先生言爲公壽余未識公而信廣文無阿好第以齊往事論昔者晏子治阿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毀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毀之決獄不避強禦而強禦毀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毀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毀之然而晏子不以是貶賢齊公益以是信賢

卒使相齊以其君顯今戴公治陽穀令行而禁止教諭而政舉下之所謳吟上之所褒勞如出一口是晏子所不能必之旦夕者而公求寧觀成如鼓宮宮應鼓角角應也豈惟公賢陽穀人之速化與有令名焉可以賀矣齊桓公見麥丘邑人而與之飲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邑人祝曰主君善壽金玉是賤人爲寶再祝曰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三祝曰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夫以諸侯之尊威命靈爽可生殺貴賤人而惟恐羣臣百姓罪之今百里之邑與國等而令之威命靈爽與諸侯異陽穀百姓旣已歡欣鼓舞祝公而僚佐輩如廣文者亦莫不願長庇公宇下可以賀矣陽穀令以名宦稱者數人其行事亦家戶所有而廣文論次公甚詳後且有紀之竹帛勒之金石者名聲光輝其爲壽也年千世百未有艾也廣文曰先生之言富於麥丘人多矣授諸生絃歌之以侑公觴

徐先生壽序

余始有知則邑人爲言文恪魯公之賢甚著公起家翰林位至大司成以病免屢徵不就務爲長厚之行以先閭里時作爲詩歌無深文易曉使人咨嗟諷詠而動於心其子孫皆馴行孝謹不衰絕邑之俗因以一變矣余

雅意公之爲人而不及與遊稍長逮事今楚陵徐先生
先生於余故有葭莩親余又與其仲子同射策成進士
交最稔卽余耳目所習熟先生之行事視魯公奚殊哉
爲諸生三十年不得待公車詔而爲博士金華已遷天
台居無何以母老謝歸邴曼容秩不滿六百石不廉於
此矣母繼也又未嘗字先生事之如實出已不以食貧
缺甘毳之奉旦暮省侍白首無勸胡伯始言不稱老不
孝於此矣在職不受諸生一錢見一善盱衡擊節而收
之雖單門後進掖引如恐不及至於今天台之人象而
祀焉歲時謁款受命如響庚桑楚之居畏壘不信於此

矣宦五年而歸其歸也行李困乏衣被須捷徒步而過
里門張釋之久宦減仲之產不約於此矣邑歲苦沈潛
先生考量隳楛爲言河隄謁者得無患其視人緩急如
已有之然恥以任俠爲名高魯仲連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不義於此矣徐於邑爲著姓食指近千先生一
以恩紀之有待而舉火者汜稚春家無常子不睦於此
矣負郭有督亢田斥以與人曰無貽子孫憂孫叔敖受
寢丘不智於此矣里有與族人鬪者鼓譟而入於庭敕
家人闔戶無與接一談里人摧謝而去管幼安飼暴田
之牛不怨於此矣蓋自魯公後宿素衰落幾四十年其

軼事僅僅在長老之耳而諸少年或變其故習爲靡麗輕剽以相勝迺今得先生令邑之人有所矜式不詭於先民之則其爲德宏遠矣先生業倦遊而仲子方爲大宗伯尚書郎會

天子新卽位一切禮儀制度爛焉具舉先生於是入覲天子耿光退而察仲子宦狀有通達國體之稱登高能賦之美先生良獨喜而仲子所往還楚諸大夫聞先生來則纍纍攜豚肩斗酒日夜過從望其容貌聽其言說皆灑然自幸以爲見先生晚而先生適以二月十一日春秋七十諸大夫更洗爵迭前爲壽而屬余以祝辭進

余竊觀往事清穆之世其上必有老成人爲國典刑其下必有龐眉皓背之叟砥礪名實誦述太平以風動其鄉之人輒近世不然則好尚乖戾而民日偷漢鄭莊侍上前未嘗不稱說天下之長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道不施用於天下晚乃得行於一鄉而又以

天子中興初載稱國之憲老言行載於惇史此之爲瑞何直巢阿閣而游郊極者哉先生幸強飯自愛有如一日遣安車來迎入而諮問政事其何以對吾黨小子拜下風而俟之矣先生起敬謝諸客曰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顧仲子治裝吾且還楚而余復前

引裾言曰先生余太父行也維是四月四日太父耄矣
家大夫解組而供菽水先生歸將媿媿捋鬚相勞洛下
商顏之社先生得無意乎諸大夫皆曰以子太父之壽
而壽先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程先生壽序

不佞童子時則知有程韋庵先生者於舉子業古文辭
無所不工而其行事又廩廩德讓君子云先生廩於官
三十年資當貢以讓其同學生顧落落人後久之始貢
除永寧博士而督學使爲南漳周啓明不佞亟語之此
吾里中宿儒也啓明出按部得先生狀歸而向不佞言

程博士吾不敢以爲屬所署上考至以河汾龍門相擬
部使者方謀薦於朝忽坐左官教授王門兩人錯愕悵
惘而已先生縣車告老所居距邑二里而近歲一二入
城猶嫌其數環堵衡門不蔽風雨小妻稚子灌園捃拾
自資而好學彌甚多所窺百家之言口誦手披屹屹窮
年如饑渴食飲日作蠅頭字數千不倦士大夫乞文者
絕不受謝所著書藏篋中秘不示人嘗大病子孫恐先
生搖手無憂取其藏脩月制諸物篋而識之曰壬寅歲
可發迄無恙更二年而先生於禮稱耄耄於君命一坐
再致於朝杖不俟畢於養老月有存有常珍於鄉飲酒

五豆於三黨齊衰不及於道東行西行不敢過於公事
一子不從政二口不預賦里之薦紳若田庚樹父冀得
先生一祭酒爲其社榮寵後生小子爲之執鞭所欣慕
焉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爲諸生有名而厄於一
第比貢而上之人不加憐聽其讓讓而下之人不見德
上亦不加褒除博士三年而投之曳裾王門身爲州大
夫子而以宦故減產子三人孫八人四爲諸生曾孫一
人婿二人女之子五人皆右族內不必慈以旨甘外不
必朝夕袒構蔽自上食禮甚卑此人之所能而先生之
所不能也可以無讓而讓無德色以讓失之而不卽以

讓收之無愠色爲博士不責束脩明之贄炊脫粟羹苜蓿
而又奪之王官又棄之歸田夷然自適曰何如爲諸生
時子女宜室家樂妻孥嗒然若忘曰何如未有子女時
此人之所不能而先生之所能也先生之所能者人也
其所不能者天也惟不能而後見先生之以人順天亦
惟不能而後見先生之人定勝天行年八十黃髮兒齒
五官之用不衰豈偶也哉古壽考不乏人若衛武公楚
荀卿漢伏生申公齊沈麟士皆篤信好學不知老之將
至而吾家柱下史主方書晚成五千言其年最久遠不
佞固陋不識操何道而臻此然嘗有味乎齊輪扁之以

斷輪論讀書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
 臣故七十而老斷輪先生視輪扁十年以長矣讀書日
 勤將無與斷輪旨同乎否也先生聞之輒然曰是道也
 李生固已言之以所可能者盡之人以所不可能者聽
 之天夫扁也習而安焉久而與之俱化而已矣即老氏
 寧有異道乎於是里之薦紳若田庚褐父後生小子造
 先生廬誦先生言祝先生壽而以吾家柱下史侑三爵
 鄒先生壽序
 鄒甸南先生頎而玉立美髭髯余少就試武昌嘗與同

鄒先生壽序

人游黃鶴樓先生已在上頭箕倨高咏神采注射望之
 色然而駭謂是乘鶴仙起而題詩四壁墨瀋淋漓斐然
 有凌雲氣是時先生名冠荆郢又善古文辭懸書國門
 一字百金即唐工部文燄萬丈其遺集頗受彈射俯視
 一第若拾芥而久之甫以明經就恒調為廣文凡三仕
 歷楚之江夏越之德清蜀之忠州最後乃曳裾王門而
 先生賦遂初矣今年已八十體力健如壯夫聲吐洪暢
 如叩鯨鐘鬚髮如拭馬肝石其偶熊孺人偕老相莊如
 顧愷樊英有丈夫子四人伯為蜀崇寧令仲叔季皆茂
 才先生夫婦以次傳食如陸賈孫十人曾孫三人繞膝

軒渠笑悅一味之甘割而分之如王羲之而先生臨池之技亦入烏衣堂廡迨老無損里中人以爲吉祥稀有事屬余言爲先生壽夫先生非直里中稀有也求之先生之上世而齊有三鄒子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成侯取相印衍善談天王公大人懼然顧化梁趙燕三國之君執賓主禮列弟子座爽開第康莊之衢命列大夫其利達榮寵稍優於先生然學術躋駁儒者所不取不能如先生誦法孔子含經味道亦不能如先生善古文辭也求之楚而鬻熊年九十爲文王師其學術文辭先生庶幾近之然而熊坐策國事力不任捕虎逐鹿

不若先生壯敵少年也又求之諸王之門梁枚乘稱叟楚申公穆生白生爲王所敬禮淮南八公倏而垂白倏而色如桃花此其年可方先生然乘僅小婦子臯以才聞骫骳恢笑自悔類倡不若先生子弓冶箕裘傳習彌精穆生不終好申白困赭衣大山小山之屬有慚招隱名在刑書不若先生見可而進見幾而退卽仁義羈絆聲名韁繮曾莫得而貫繫焉過人遠矣則安所取益爲先生加爵余不佞少先生二十三年髮種種垂齒之存者才半深懼晷漏之不保又何以祝先生第猶記遇先生鶴樓前日事請申其說樓據黃鵠磯任昉所謂駕黃

鶴之賓者其人以爲荀叔偉而乘鶴登樓者其人或以爲王子安或以爲費文禕或以爲無名氏取橘皮所畫磯之鵠樓之鶴旣涉疑似而仙人名號踪跡愈荒唐莫可究詰令先生今日杖履嘯歌其中人有不以先生爲仙如余四十年前所驚異者耶古今詠鶴樓者崔顥爲最吾家太白至爲韜翰而其詩亦以仙人不返爲憾耳目所睹聞先生人間稀有殆仙聖之種耶時來羽化泠泠然御風而行余棄妻子如脫屣從先生遊矣

王長公壽序

邑姓望王氏爲冠父子兄弟爲名臣者則方伯公與其

弟太僕公光祿公與其弟儀部公太僕公踰九十方伯公踰六十光祿公踰五十儀部公垂七十矣而光祿公伯子塾江公今稱七十云以官則方伯最貴以名則光祿最顯而皆不稱七十太僕公仕不過五品而下詔獄爲編民垂六十年儀部公以不封倭鑄職且二十年天於王氏父子兄弟蓋若有乘除焉而余以此知塾江公之年未可量也公才學取科名如拾芥而光祿公以斥分宜相謫戊午公業第矣當事者知爲光祿公子非分宜所欲聞索癡攢不錄久之僅以明經薦明經豈不得除一長吏而僅爲邑倅其爲倅也方朞月而中丞譚公

薦於朝卽以使行涉江漢河淮至京師而曳裾王門尋
報罷矣時余叅蜀藩部川西總督木事而有播會之變
督府少傅魏李公興問罪之師制許便宜從事更置諸
郡邑有司少傅與余舊僚稱知己又以余周行蜀境諸
有司無人不延接遴察則以所去留咨決余而墊江當
孔道其令足蹒跚少傅已註當去矣先是譚中丞薦倅
而不薦令令業鞅鞅出不平語余因白少傅令雖不良
行其政無疵也徙之僻邑何難卧治公爲曲從與某令
更調得無赴部而令大志以公中渠于余余中渠於李
公不以爲德反以爲怨是時陳臬者任未一月頗自用

而少傅意獨鄉余其人不平余知公與令不相中檄之
先於所徃集諸當路人徒以待大木之至而故事木出
疆則督者以其殿最上兩臺兩臺以聞於是殿者與墊
江令合謀螫余而嫁禍公會大計陳臬者先中公爲余
左驗而後入余以難忍之過少傅與直指使不信又嫉
之南北臺余奉職無狀卽薄罰猶倖而公佐邑一年遠
遊萬里薦墨未乾削籍忽下彼讒人者亦大甚矣然則
王氏之子姓才而不遇不遇而無辜者莫若公哀多益
寡卽以太僕公之年昇公未足償負雪憤也公長身山
立髯鬚雪皚豐腴而渥丹飲噉步履健敵少年抵掌談

說疊疊不倦五丈夫子大者爲典客餘爲諸生高等孫
若曾孫十許人觸目琳琅所居城東門諸子列第相望
器用不移而具諸姬與其子婦皆善治家臧獲數千指
無一徒手日用飲食無一溢費田園廬舍無一曠土耕
稼孳蓄廢著質劑無一失策校王父方伯公父光祿公
生平所奉享奚翅過之不足於彼而有餘於此所謂天
道非耶余未蓄髮時光祿公召別館試其文公方負雋
聲傲倪羣輩比余文成光祿公喜曰此吾快婿公亦稱
善相屬女弟淑人之歸余也公爲政去之五十餘年兩
子獨公在兩婿獨余在淑人不祿已二十年余別公八

年不獲從杖屨分山林之樂莊生之以皮弁鵠冠搢笏
紳修爲外重纏繳也詎不信哉公長於詩晚年吟咏日
富集而名之曰扣缶有擊唾壺歌暮年壯心之旨焉古
語有之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會公
覽揆初度之辰屬兒子書是語壽公譬諸瓦缶之音聊
用佐酒耳且辱在肺腑戚好醜無論也

金吾劉公壽序

國家設錦衣衛視古執金吾號曰親軍第與龍驤虎賁
七衛畧同永樂朝紀綱始幸後有馬順門達之屬位不
過二品至錢寧始一品然皆凶終至嘉靖陸朱位三公

參萬機極貴倨矣幸自完今劉子大爲莊襄公孫受世
爵舉武進士層累而上楚人執政朝臣救過不暇給嘗
罪言者杖闕下人人寒心子大獨默調護母令

上有殺諫臣名執政亦率無以難子大也執政沒

上以積忌籍其家中外持姦黨之說用快蓄憤子大獨
默調護天下亦卒無以難子大也蓋又六年子大始予
告去子大體鴻碩昂然七尺軀聲氣高暢奔奏矯捷

上步禱雨郊壇子大前驅喘汗

上還宮笑曰今日累却劉胖漢矣其受知如此夫陸朱
以土木禱祠取寵而子大官不踰方陸朱以交關柄臣

取容而子大守不失已陸身後不保子孫朱爲餒鬼而
子大遺子以安朱陸之前惟袁彬牟斌王佐有聲乃辛
中闕禍安置王以憂患卒袁以從北狩故舊恩不免逮
繫子大優游改王改步無論其類以方近事楚人八座
九列坐執政故身名俱隕者何限子大曾不少貶進退
自由蠅惡妄加靡損連城無論他人以方其家莊襄公
立功塞上位太子太保子大位太子太傅過之爲莊襄
易爲子大難其時勢殊也子大雖綺紈貴介而篤志於
學經史子集博覽強記爲詩入唐人閫與其邑耿天台
先生與其弟子健門人周子禮理學名儒琢磨漸染醞

藉深淳子禮與之締姻是以行已當官應事接物中慮
中倫文武相配誠哉國家雄俊之寶臣矣余官京師王
敬美丘謙之朱在明五人交最稔別十餘年三君修文
地下獨余與子大屏居里中可爲厚幸會子大初度使
使祝曰君有羊祖忻之賓客而不善酒有謝東山之絲
竹而不傷盛德早辭榮祿不履富貴危機其能享年無
疑抑吾家柱下史有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
以至無爲可耳子禮子健聞之或亦以余爲善頌禱乎

元戎張公壽序

隆慶丁卯余從先大夫官大梁其秋東西虜屬夷合而

犯塞陷界嶺口羅漢洞深入畿輔殺略人民毆畜產中
外戒嚴河南撫臣提兵渡河應援謀者言我兵諸路四
集嬰城自守莫敢出獨陝西張遊擊以六百人薄虜營
虜易之招曰鬪來遊擊策馬直貫虜騎虜小卻大呼乘
之鉦鼓聲動地戰十餘合士氣十倍虜披靡犇追之棒
槌崖斬千餘級自蹈踐死轉屍里所余甚壯其爲人問
其名籍知爲今榆林元戎張東山公公中首虜律過當
當封而卒未也明年官京師稍從薊人問狀則知有攘
奪公功者不勝憤邑最後閱劉觀察薊志徵之所聞不
謬又二十餘年爲辛卯余復官大梁而公鎮甘肅虜酋

吉囊火落赤真相渝盟數寇洮河西寧羽書告急特遣
大臣出經略戰款所宜公力主戰先爲警備會酋卜失
兔夜犯永昌公身率衆夾擊手斬其梟騎臂中流矢忍
痛不言士殊死戰我兵矢亦中卜矢兔創甚棄其累重
走誅其愛女與當戶且渠之屬十許人公曰吾知虜不
能爲兵矣徼極可進取也當事者言窮寇勿迫迫則還
致死後兵不繼懼生得失虜復陽乞款遂罷踰年虜寇
鎮番公與子承胤拒之斬百餘級逐北出徼外臨西海
不見虜焚故所賜虜仰華寺而還余嘗守隴右習見甘
肅士馬單弱值虜王西行爲子雪瓦刺恥以迎佛爲名

邊吏枝梧良苦自公水泉之捷甘肅人始信眉今數與
虜確數有功遂稱強鎮後人席其餘威斥松山地千里
法應封侯不在李寧遠下僅進官一等改玉而已無何
以年至予告余竊怪之蓋武臣創艾戰鬪愉得避慊之
便咸謂虜貪樂關市者財物不宜深輒戎馬之地覲不
可知之幸墮前恩立後怨說之溺人久矣公嘗抗疏臚
列八難五要策慮幅憶義勇奮發獨造此計非凡所見
事必不從是以不安其位而疑公或老於兵倦遊或身
苦金夷不任汗馬又垂二十年而余領河西兵事存公
於家見公貌大驚頰頤鬚牙靡不類虎者詩言虎臣不

虛耳聲吐洪暢精神矯健趨拜強駛飲噉大進事事過人自非二毛不識其宿將而公年已八十矣猶被重鎧不躡鐙而跨馬馳射弋獵矢不虛發鬪槊舞劒冠絕羣伍有所幸少姬方生女自束髮徒步從戎沉勇有大略累積功伐四佩將軍印北卻胡而西遏羌口占書啓詞意可觀與之談胸蟠甲兵掌成河山曹景宗沈慶之輩不足多尚余目中所覲罕有其比令公大黃不以射虜而射南山白額何也日者虜旁緣和議多所抵冒將吏割軍稟賜以啗之得不復費貲損威重脫有變誰堪使者余所至每刺問威名將輒手記而心識之河西所部榆林綏德延安三衛號將數元戎數十百人而榆林爲盛其民上勇力熟虜情喜功敢戰而榆林兵爲最頗欲輯明興以來三衛大將行實爲傳傳之顧其人與事十不具一而晚幸及公公不鄙余相得甚驩述所聞見坐平大槩使祝誦公座右侑食昔趙營平再典兵羌豪相戒汝無反天子遣趙將軍年八九十善兵欲一鬪而卒可得耶營平故毅然自任無如老臣公材氣天下無雙一日三摩挲故劒勝於處女牙璋忽下趣裝奔命固所願也余辭不文比於擊唾壺以寄雄心聽壯士歌以助陣勢庶幾不瑱公耳耳

元戎蕭公壽序

班孟堅謂山西出將其地爲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
迫近羌胡民俗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今榆林綏
德延安士馬爲天下雄元戎佩印而橫玉者出入恒以
十數然多戰將非大將也亦有以大將名者上則慕雅
歌投壺輕裘緩帶之致其次則治軍簿詳緻盛一切儀
容美觀最下則廣交延譽善事當路而已卽號戰將不
必身當虜虜不必勅敵自余所見惟元戎蕭季馨爲平
虜參戎時寧夏逆賊哱劉戕殺鎮撫諸文武臣僂辱親
王而引虜內寇獨平虜守不能拔賊欲東犯長安懼平

虜乘其後以梟騎來攻季馨與婦楊夫人誓以歿殉盡
出家財饗士士無不一當百射殺其僞將哱雲虜亦敗
走自是賊嬰城自守不敢出而季馨卽遷鎮元戎督諸
路兵討平之功爲最拜都督世任子執金吾蓋再鎮寧
夏先後垂二十年而河外虜無敢犯塞奉貢市如約薊
門屬夷方命遼寇震隣中外戒嚴歲數更帥無幾便去
而又用季馨三年簡師虜賦以信義馭諸屬夷秋豪無
犯東虜覘我有備胡塵罕常夕起矣季馨深曉兵要計
如投水思若轉圓賈其餘勇爲詩文無不中轂率可垂
著篇籍非記室之彥所及客常滿座割其產與官中奉

食之而不耗軍實不亂法以徇造請恕已治人推惠施
恩蓋古之所謂將三曰禮曰力曰止欲將之所才五曰
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所慎五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
約季馨兼之求大將於今未能或之先也往季馨艱於
子而楊夫人又卒自裨將以及行伍若農工商賈賓客
祝季馨有子者萬口如一而季馨遂舉子岐嶷稱其家
兒矣今年季馨春秋正五十季馨三十而一品佩印橫
玉蓋本朝徐中山爲右丞鄧寧河爲平章馮宋公爲都
督之歲此外殊不多見其早貴如此然三公當草昧時
用人不問格例而季馨以承平時致之尤難又善居功

爲大帥三紀朝議如沸蟾無得而疵焉上下翕然推之
此周之干城腹心晉之敦禮樂而說詩書者其人也倚
與盛矣余私念國家承平四越甲子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官秦晉時每訊問可任大將備緩急者衆皆言無以
易季馨至於今功名不損而季馨年甫艾於禮服官政
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是非國家之福與余又嘗觀漢宣
帝思股肱之美圖其人於麒麟閣當時名將若衛霍不
得與而營平侯趙充國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
世表而揚之充國不急徼利務屯守其畫不移而武持
節堅忍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漢宣似有

懲於武帝之好大喜功海內虛耗而特收此兩人老成持重不馳騫功名者以爲儀式意深遠矣考充國再行邊年已七十餘自云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兵之利害誰當復言者旣振旅而還猶奏論辛湯不可典蠻夷卒如其言八十以往賜安車駟馬黃金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武年亦八十餘以其著節老臣數進見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余願季馨異日年至不爲衛霍而爲趙蘇坐而折衝尊俎之上四夷知中國有人回面請吏邊烽不舉後人稱山西將賢於漢諸將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賢於漢武帝其爲國家之福不尤大哉是在季馨強飯自愛而已

典儀王翁壽序

楚典儀王翁者莆田人其上世祖迨隆公脩圭田陂鄉人受其賜歌詠不忘天殪祚胤累代多朝臣學士翁爲童子受儒書且就緒而會島寇陷郡縱火焚其居爲赤地不得名一錢鄉人率避難來南都翁羸身從之有識者異翁材諳相貌非常人也請與俱管什一之方翁曙物情察天時酌土風畫策徃徃奇中又饒意氣善辭紛難衆以此歸向之奉爲祭酒業寢豐益行其德所振人

饑寒與昏嫁歛葬之無資者市馮驩之義重季布之諾
脫晏嬰之驂償王育之失人人稱爲長者始而客海陵
中而客昭陽晚而客雉臯江淮千里間舟車所至雖婦
孺指目王翁云嘗以例爲楚典儀度其國是日非裹足
不赴今年春秋七十健敵壯夫而子文煜文煨俱入太
學一孫俱補博士弟子員才美見推士林則介其姻戚
柯孝廉謀所以稱翁壽者夫壽莫過於仙古人以貨殖
而列仙籍如陶朱公三致千金白石先生貨萬金杜子
春由三百萬緡以至一千三千李寬專販事馮大亮富
改置酒肆李清百萬填累藏合是已古人以王門而列

仙籍若宋舍人琴高晉大夫幕正馬丹夫餘驛使瑕丘
仲秦主魚吏赤須子河間玄俗淮南八公是已夫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而衣食之欲恣所美好與千戶侯封
比莫若賈而其究也使人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內疑
劫請外虞寇盜靜居則溺體澤則憑而不安無社稷人
民之寄簿書期會刑名錢穀之煩勞理亂不聞黜陟不
加莫如王門而其究也使人譏髀無任縱脫無行緣循
偃快困畏而無志分于以求壽猶卻行而求前也余指
數諸君子澹於榮利豈不計會經營而博施濟衆金如
斗粟如山孰知多寡大小如鸛雀蚊蚋之過前以有積

爲不足舉而散之人人同焉皆得曳裾垂組與千乘國
君相揖讓見爲通顯而狎之如鷗鳥藐之如遺敝履愛
人利物之謂仁行不崖異之謂寬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功利機巧必忘乎人之心純白脩而疾質完以無應有
以虛受實恬愉清淨以終其命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
兕入軍不被甲兵傳之列仙抑何疑焉迹王翁生平庶
幾諸君子矣今左騶幸摧闐闐高些具之家財與命并盡
楚氛甚惡連染相尋未已翁約取六而廣予之蚤見而豫
待之蟬蛻汗泥鴻冥寥廓宜家室也采妻孥飲食衍衍嘉
祥畢至王子淵所云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爲哉余度翁軒舉若神仙中人
而第以人間壽考相望耶孝廉曰遙聞聲而相思日近
前而不御古今之通患也向徵使君言不知翁合于仙
道若是二子歸而質翁以爲奚若吾與使君將順下風
聆馨咳之音矣

王常侍壽序

比年左騶四出辜摧萬姓海內繹騷影響所至無不避
匿余自晉遷秦上書謝病買舟而南至濟泗值中常侍
王君履道自京師歸投刺謁余時舟人有小過爲津吏
所持君戒無亢卽簿責直閭當之會河涸舟膠往來相

競君約束下人默以止謹余益心重君每與之談吐屬
成文蓋少受書十歲入掖庭歷事三朝醇謹如一日余
客金陵君數顧余因君入大內覩先朝遺跡爲余具言
所以其室屏帷書古人善言善行自做築別館於外具
水竹花石之致而畀弟處其中君東安人雖在禁闥殊
念父母常以使便省覲父母沒有弟貧而瞽俛俛無所
託因携其婦與子來養之終身其行事如此縉紳學士
以孟氏不歷位相與言不踰階相揖爲名高而欲槩絕
中貴人何示人不廣也子敖嬖倖遠之固當君給事宮
闈久不孟晉以迨羣而投之南舉常職守常祿無所他

營不難退讓以信有司之法今王非昔王可牽相比卽
孟氏而在與之揖與之言理所必至而與余會合密邇
齊滕之路亦一竒也君春秋七十門下官屬以余知君
請所以稱君壽余觀尚書立政罔命侍御之臣必以正
人吉士非然者寔生厲階東漢之季爲甚史稱樂巴補
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
後爲郡守刺史以道術後鬼神極有靈應傳之列仙其
始末與君稍異獨元魏時王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累
爵爲公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年踰九十若履道者庶幾
書正人吉士而又與琚同姓古今人豈不相及哉藉第

令君在帝左右以其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者驅而
從善必爲珺不爲驩無頭會箕歛無焚林竭澤貨無悖
入錢無樸滿商賈藏市行旅出途農夫樂耕紅女安織
含生飲和怨讟不興上可壽國下可壽民奚啻一身青
史之名傳之無窮奚啻百年彼尚書兵解長在鶴鳴赤
石山中何足道哉余竊欲以君建杓樹幟使長秋黃門
金闕六豹應四星者有所歆慕感發借之大道於是乎
言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郭太公壽序

明興二百餘年號爲久安長治而赤白囊奔命書時有
之然無如今日甚者倭故不隸典屬國所蹂躪朝鮮我
外臣耳字夷非我族類狼子野心獨播世受爵秩脩職
貢張官置吏與諸紈綺華胄等而數薦食我上國撓敗
我師徒虔劉我士女無萬數滇黔楚蜀任罷發軔非所
以今天下臣庶見也

上深知中丞郭公有文武材特簡而開府黔中率諸道

兵討之元兇膏斧汗瀦其居而畫爲二郡威稜震疊荒
憬悉主悉臣

上方錄公勲藏盟府紀太常賦彤弓胙茅土而太公兩
峰先生先以公閩方伯考績封如其官頃

上建元良大賚廷臣太公復晉爵如公錄公之子一人
入國學諸子舉孝廉若明經高第者相望寵靈光大一
門三世而太公適以其年登八十於是所部官吏士民
四方之商旅徼外之蠻夷歌呼踊躍叩戟門而壽公又
因公以壽太公而蜀元戎李將軍者受公知最深首衆
賓執爵而颺言曰昔者周公當文武時西有昆夷北有

玁狁命將帥城守歌采薇以遣之則曰我戍未定靡使
歸聘歌出車以勞還則曰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春日遲
遲采薇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歌杖杜以勸歸則曰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夫爲人子辭
家從戎有不思其親不僂力功名以貽親憂者乎爲人
親子在行間有不望其敵愾凱旋以爲快者乎當播事
之起也公從閩受命并道以來不宿於家太公日夕西
鄉而遲軍中消息公亦日夕念太公有悄悄之憂今者
封京觀通夜郎有襄夷之功謝行枚制裳衣有室家啓
居之樂而太公喜可知也貴爲天子而曲體其將士父

母婦女離合悲喜之私播在聲詩陳諸燕饗以彼其時
諸將士歸而各親其親傅鞫上食長跽奉觴態可想矣
請奏出車之雅爲太公壽公揖而進曰不穀孱然儒生
坐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使家大人無爲蹇叔二三
子之力也敬受爵將軍又酌而稱曰昔者魯僖公車千
乘徒三萬以膺戎狄懲荆舒荒徐宅擾南夷僖斯頌之
曰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繼之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禮樂之道反其所始本其所生壽僖公而及其母道固
然耳公有大造于西南三垂三垂之人戴公奚啻魯人
誠願得長有公必願得長有太公請奏闕宮之頌爲太

公壽公揖而進曰家大人不出戶而知天下胸有數萬
甲兵不穀奉以周旋無墜今日之事差不辱命家大人
之教也敬受爵將軍又酌而稱曰昔者召伯虎江漢之
役周王先策命之惟召公是似已而鋪淮夷疆理南海
告成於王賜之圭瓚秬鬯錫之山川土田則使受命召
祖之廟虎是以拜稽首而揚王休作召公老

上以公爵爵太公不啻再三旦莫公司馬卽太公亦司
馬公御史大夫卽太公亦御史大夫公公孤卽太公亦
公孤所以表章世美揚詡家範煥絲綸而榮繡袞揭日
月而刊金石召祖之命何以尚茲請奏江漢之雅爲太

公壽公揖而進曰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徐方所爲來同
也不穀徼天之幸建標末功家大人身親見之是
明天子之功也敬受爵北鄉而祝天子萬壽令聞不已
東鄉而祝太公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西鄉而謝將軍吉
甫燕喜旣多受祉獻酬交錯已于事而竣將軍走材官
屬某籍其語某先世同中丞里閭事中丞三十年悉公
父子則謂將軍三祝具矣要以中丞公廣之不佞聞太
公之少也其父雲塘公爲豪所誣將就繫太公請以身
代其兄元鵬公坐乏軍興禍且不測公脫兄而自東前
後受榜掠良苦卒無悔邑尋陷賊公創重不能行忽有
馬來前強而乘迷不知道後有人呼之從衡走以免家
有鳳毛草兵燹後稿矣太公默禱郭氏中興草且復蕃
果如言仲尼不云乎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夫馬若或啓
之草若或培之兵與刑若或捍蔽呵護之其在于今弗
祿康矣昭明融矣黃髮台背子孫逢吉矣是非至德之
報而大道之符歟將軍使者還白中丞中丞欣然曰鄉
者將軍見客遽數家大人行事不能終物李大夫之言
庶幾識其大者並書而獻之以侑爵

梁太公壽序

蓋世之欲全天年以極壽命之數者必恬與愉相資而

後可鶉居穀食巖臥川觀茹百物之精華而遺其粗循
四序之冲和而違其沴充然自得無所歆豔乎人是之
謂恬遭離休運游戲泰階功烈著於行事湛恩浹於羣
品使萬世之下稱說無窮是之謂愉然而得全者鮮矣
山澤之癯支離象罔之爲使而泉石麋鹿之爲鄰積而
不施獨而寡偶雖有以自爲而無滲洩之潤以及人則
欲然不足於其志其出而爲世用必有寵祿名位以養
其尊聲色臭味以備其奉皆所謂富貴之危機識者往
往憂之而其所以爲之者亦未嘗不焦思紆體設筴運
籌一無損於其身故愉者常不可以爲恬而恬者常不

可以爲愉以余所聞我津梁先生者實兩得焉先生恒
山人也自其弱冠固已誦法詩書佩服仁義慨然有當
世之志其談古今成敗治忽之故洞若觀火爲博士弟
子三十餘年有司嘉其才貢於朝力非不能進時非不
遇也委而去之自放於山水矢終老焉有子鳴泉公以
進士起家至列卿其爲諫官上書言冢宰不法事及會
計中外吏所論黜凡數十人官聯以清其爲藩臬奉檄
治新河以通漕輓爲中朝久遠之利其爲御史中丞撫
遼人復海運練民兵蕩巨盜齊魯秦晉梁魏之士民驩
然歸德焉先生觀於有爲之寡而躡乎若存之根旣已

屏世之紛華靡麗萋萋溷溷頽然自足而浩然莫得其
畛域矣又以其未究之蘊託之乎其子世皆知中丞公
之能而不知其率先生之教也道之精者以之治身不
假於人而其餘亦有以及人而不必其身之嘗試恬與
愉交相爲用形不勞而神日全行年七十而貌不衰聰
明有加乎其昔此豈無本末經緯以期年耆耆者哉今年
十月某日爲先生初度會

天子新卽位推恩朝衆而先生遂得受爵爲御史中丞
有寵祿名位之尊而無理亂黜陟之憂有聲色臭味之
奉而無奸黷蹙躐之勞游於物不害於性樂於外不失

於內疵癘疾疹莫得奸其間雖與自然齊光喬嶽長存
可也余未從先生遊而先生之子與余大人爲僚友有
昆弟之好大人時爲余言先生孝友廉讓恒山之人愛
而敬之中丞有三弟皆知名於時子若孫竹立而蘭芬
者十有餘人身事五朝太平之主而目睹三世繼體之
賢壽考福澤方內鮮儔女爲國史而可缺不載與余故
推本恬愉之說明先生所繇得壽如此而因述大人之
言以徵余之所以頌先生者其辭蓋不佞云

李太公壽序

李太公槐林今撫晉中丞李公尊人也以子貴一命爲

戶部郎再命爲陝西按察副使三命爲山西按察使
上舉

郭

皇太孫大賚天下諸大臣各疏爵而貴其親太公四命
爲中丞中丞權位尊而階與副使等按察使階通議在
中丞上而太公以六月十有八日春秋七十有三矣中
丞誥下適與會諸上壽太公者官稱中丞階稱通議蓋
兩重之云某楚之鄙人也當吾世而不得事太公父子
而有仲弟爲晉小吏日給事中丞字下因稔知太公事
太公父亦以中丞贈通議大夫兄弟五人竭力耕田以
供子職父性嚴意烏猝嗟諸子恒走避獨太公侍側不

去務爲歡端劑之太公雖以耕奪儒而手不廢書前言
往行博聞彊記比舉中丞兄弟而課之博士業常以宵
分對案耳其伊吾聲而抵掌擊節和之所禮經師必名
下士中丞遂以其業冠畿輔旣登第爲戶部郎公汎舟
而餉之粟曰是所司錢穀母處脂膏自潤迺公老農有
天幸餘糧棲畝可以禪月奉所不給自吾有知以來宦
吾鄉者廉吏則歌誦之尸祝之不則猶有餘臭吾鄉人
出宦者廉吏則聲施到今不則貽子孫禍中丞遂以清
郎冠諸省已擢藩臬宦汝洛秦晉間太公特來徵問治
狀風聽臚言於野得所曹好則匕箸日加兒不負爲我

子廼公不負爲若翁趣命駕歸中丞牽衣留之而不可
吾自有政耳懼若弟之惰於學家衆之惰於耕也若委
質爲臣不遑將父而吾數從若飽官中祿多矣當還家
食金緋之服服以拜賜篋不復御中丞數請而泫然流
涕昔者吾親以布衣沒身也有帛深衣衣三十年不敝
以遺我我何德過享與故所善褐父田庚徒步過從雞
黍觴詠如故田廬席先世之遺無所益晚以食指繁構
別第十年不就工而赴義每若不及歲侵以石菽充饗
殮有乞者傾困與之家人恨不小靳則疾首蹙額而詔
之曰吾損二鬴財數日而渠八口終歲計在焉所不忍
也鄰里鄉黨匡困資無歲有差等族之豪謀奪名田誣
訟于官太公跳而賈江淮不置對豪中廢子滋甚更損
貲振之而所奪產鬻他人復爲太公喟然而
嘆塞翁以失馬爲福吾今驗之矣黷貨而富者持此安
歸乎屬中丞置田若干授族之窘者爲常產其女少弟
之孤女恩紀彌篤里社高太公行誼推祭酒而郡國守
相邑長吏鄉飲禮爲大賓初度之日于旄在門玄纁在
筐羔鴈在堂下鍾鼓在東西序酌大斗稱兕觥耳目應
接不暇而中丞獨以官守違子舍北鄉而默默不自得
而謂太公雅好文使使徵文不佞以博太公一粲而自

寬其太行白雲之思不佞竊嘗聞鄒孟氏言事親在養志而以曾子與爲準彼春服旣成偕童冠浴沂風舞雩而詠歸非皙之志耶不在小矣子與養不以酒肉而以請所與此就一時事言之耳其與幾何推恩錫類必如所傳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而後童冠偕樂之志始副子與仕爲吏祿三釜而有喜色可以行其志莫如仕可以養親之志亦莫如仕他日與公明儀論孝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則其所養志可知已故孔子謂曾子能通孝道而授之業作孝經蓋孔門論事親如此不佞觀太公非就藪澤處間曠離世異俗山谷江海之士

所爲也不以農廢儒儒不于身必于子儒成于子還以成身而不忘其親不秦越視其鄉是志皙之志者也浮沉閭閻而默爲之羽儀忠信篤厚之意足以消猥薄擲節退讓之度足以風侈敖宏博長遠之識足以破卑近環百里內羶悅其行而饜飫其膏澤藉第令太公得時而駕爲衆父父寧渠子一中丞已耶中丞試度太公所以從遊汝洛秦晉必聞其政者志安在繹思而貫行之內則爲縣官拊循元元提挈綱紀以興吏治外則簡師庀賦義征不諛胡不敢南下而牧馬太公日得一善政則喜日聞一輿誦則喜以王言綸綍爲斑斕以圭瓚秬

鬯爲甘旨以官吏士民之鼓舞踊躍爲溫清定省以鼎彝竹帛之名河山帶礪之封爲箕裘堂構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可以保身全生盡年此孔子孟之所貴而曾子所不得畢効之于父者也奚必擊蹠曲拳洗腆酒食而上之乃爲壽哉中丞籍其言以奏太公太公憑几而聽啞啞然笑是夫也有口所執君臣父子之大倫且庶幾知我命子姓肅容而入修無算爵

又

皇明配天光宅萬世無疆而享國長久無如世宗及

今上錫福庶民廣開仁壽之域是以鯨背鯢齒者舊尊宿相望於朝野間爲太平瑞應余所知則有魏李太公其人云太公生嘉靖甲午是時天子方建中和之極興禮樂定制五緯不愆六氣無易太公秉靈含粹有自來矣

今上萬曆壬午篤生皇太子詔賜民孝弟力田者爵一級有司以太公應詔而太公子中丞公以其月登賢能書垂十年舉進士爲民部郎~~至~~按察副使則太公兩以子考最封如其官而皇太子出閣大婚禮成中丞爲山西按察使太公又以

詔貴如其子舊年

皇太孫生今年上

聖母慈聖皇太后徽號中丞撫三晉爲八座重臣詔復
晉太公爵鐵冠綉衣佩水蒼而擁絳騶等威儼然矣

世宗及見

上御綠車而太公稱

世宗孫外臣三十餘年

上深居廣內大阿柄不旁落意在法祖而太公稱

上祖外臣亦三十餘年

世宗與

上畫堂甲觀猗蘭三葉而太公子孫三世亦快覩聖作

上有 壽母有 聖子有 神孫備成熙事下及兆民

慶賜遂行至再至三或尼于格或尼于年不盡被而太

公獨無所不受賜所謂天之私人耶何邁合之奇也中

丞在晉請以晉往事論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往與于食吏不知其年而師曠史趙

士文伯知之趙孟召而謝過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爲復陶以爲絳縣師魯使者在晉歸語諸大夫曰朝

多君子勉事之而後可夫以多君子之國而不能一

老使久辱泥塗絳人身爲役復無子卽晚有田祿官秩

何益李太公年與之同而有子如中丞宦三晉歷年多
施澤于民久民驛其聲而吟之太公雖高而無位貴而
無民于禮杖朝羅氏共鳩藁人共食外饗共割烹樂師
共歌舞中丞聞揚父教之忠善則稱親貽以令名
上所爲勅若誥褒美之者雖詩書所稱何讓焉遭遇倍
絳人萬萬矣昔魯公問孔子何貴乎天道也曰貴其不
已與子夏論三代之德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
山川出雲而以崧高維嶽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二詩實之人本乎天天道待其人而行
上御萬年之曆同符

皇祖不閉其久無爲而物成已成而明如日月東西相
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表著之上有番番黃髮斟酌斗
杓燮和天緯下迄邦國班序顛毛以爲統紀若太公耆
艾魁壘彝訓皇極之敷言化導鄉國扶助德美其發祥
隕祉則嵩嶽之降神其歌詠太平則不已之令聞其義
方貽穀則時雨之出雲非盛德孰能當此者乎

上繩祖武久道成化太和薰蒸鍾爲人瑞先天者也太
公產股肱郡是爲首善超于塵埃之表足于志物之享
而游于恬愉之境後天者也禮天子父三老兄五更割
牲饋醕世子入學以齒要于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

老不徒食而後王道大成
上與

太子

太孫且以次舉憲老齒胄之禮不佞北鄉魏而祝太公
良食其尚有以成惇史光懿典西鄉晉而祝中丞校戶
引年老有加惠輕任並重任分無若輿尉之役絳老然
明此以事太公爲近親爲致孝明此以事

上爲生馭福爲善推恩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語
曰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太公父子受天之祐多矣
太公益爲德于家中丞益爲德于國弼亮

明天子令聞不已兼三代有道之長配天罔極卽裁成
輔相天道且永賴焉當有繼崧高江漢而播在聲詩者
不佞拜下風以俟

又

孔子雅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首國風晉爲唐
虞夏后氏所更都股肱元首卿雲八伯康衢擊壤諸歌
謠實詩所從出孔子不以列於詩而存魏唐兩國之風
吳季子聘魯觀六代樂于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思深哉其陶唐之遺民乎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按詩魏有陟岵唐有鶉羽皆子

不得養父母作當是時諸侯世及卿大夫率其國人卽行役四方以五服計不出二千里外人子猶以失養親永言嗟嘆之今天下兩京十三藩幅員萬里自邑尉以上易民而治去其鄉土祿薄者力不能以親從宦祿厚者必積功伐累年紀而親或不及待故陟謁鵠羽之戚在達官恒十九大名李公五仕于晉而後以中丞節鉞撫之凡十年公甫強仕太公甫稱老嘗一如晉就養不踰年遂歸今年公載迎入中丞邸太公業已拜誥官如其子公出而委常秩明政刑布德惠樹風聲著話言詰戎兵固封守以綏晉人入而問安否察燠寒奉杖履慈

旨甘視洗醕搔苛癢溫顏色以事太公太公朝得一善狀則朝以喜而加飯夕得一善狀則夕以喜而甘寢公照臨晉國事爲之制人爲之地孜孜忘其家太公居晉邸外適于口體內愜于心志衍衍亦忘其家是陟謁鵠羽諸君子所寤寐饑渴而思者也詩序謂魏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唐自晉昭公後大亂五世君子從征役不得養父母序出卜子夏子夏衛人老於西河言當不妄太公父子逢聖主明時天下爲家內順治而外威嚴居官者長子孫民多胡考與唐虞夏后氏比隆唐魏君子生於末造黍稷不藝俾其親有嗟子行役之懷所邁合

不逮太公父子遠矣屬公以太公覽揆之辰上觴爲壽
諸大夫隸公節下者將從公後上觴閤人辭焉某對曰
子事父臣事君其揆一也不有太公安得有公不有
明天子太公與公安得有今日今日之事以彰君賜豈
太公父子專承之公乃登進諸大夫于廷旣載酒諸大
夫屬某所以侑某聞之侑莫如樂樂莫如詩公爲八伯
卿雲糾縵日月光華太公爲擊壤之老喜起賡歌鼙鼓
軒舞上下恬熙太和在宇宙采新聲登樂府以備唐虞
夏后氏所未有最休美事某不善爲詩得侍諸大夫游
唐虞夏故都快覩太公父子盛際質諸吳季子所云令

德之後則太公其人矣以德輔明主則公其人矣竊以
二國之風斷章取義授工歌之可乎諸大夫唯唯初歌
葛生歌綢繆葛生言夏之日日莫長於六月綢繆三星
在戶六月之昏也是月也太公以生請爲太公壽公曰
微哉已歌葛屨歌汾沮洳歌園有桃國君采莫於汾食
桃于園則下有履霜之葛屨縫裳之女手織嗇過當機
巧趨利利令知昏究且忘親公位大臣有累鍾之奉養
必備物其民則而象之洗腆養父母母以儉廢禮請爲
太公壽公曰然不佞何敢儉其親已歌蟋蟀歌山有樞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飲酒鼓瑟且以永日人生行樂須

及時耳父子之愛無解于心知其年而喜懼可知也謀
樂唯日不足矣請爲太公壽公曰然如天之福大人壽
豈不佞敢不愛日已歌伐檀歌碩鼠歌羔裘歌杖杜歌
十畝之間長民者無功受祿而重斂民居居然其不親
也震震然其不飲也間間然其削小也卽有厚祿親寧
晏然而饗之自公在事吏不墨官不曠民室家相保生
齒日繁是謂備百順聚歡心請爲太公壽公曰然大人
日督誨不佞不佞敏勉以負析薪晉人亦安不佞無貽
大人憂已歌采芴歌椒聊歌揚之水歌無衣歌有杖之
杜吾儕奔走承序無短長之效公開誠布公而器使之
碩大無朋不虞讒間

上三錫命公父子衣六衣七朱襮朱繡何安且吉如之
太公不鄙晉戎索噬肯逝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請爲
太公壽公曰然諸大夫左右不佞恪共官次以徼

上寵施及大人爲幸多矣趨白太公太公色喜曰是皆
晉事吾魏人也今隸帝畿千古爲冀州分爲三晉則唐
虞夏后氏之民餘裔也陟岵鳩羽臣不能得之君子不
能得之父吾何修而爲今唐虞夏后氏之佚老也兒爲
唐虞夏后氏之撫封臣也其以二詩授工并歌之老臣
一篇而一觴以對揚

天子之命與諸大夫之貺

又

中丞李公撫晉踰年會國有大慶詔以其爵馳太公踰年太公如晉公親逆諸所治陽曲境五十里而遠太公趣之還臺兒以我紉體固當如勤諸執事何翼日晉官吏士民各以其班迎于遠郊太公使使數輩來爲我多謝問諸君諸君爲老夫地足矣老夫不能以筋力爲禮敢固辭公復具中丞威儀迎于近郊長跽道左太公輿過之徐起而從入晉無少長男女傾國來觀灑然變色易容也中丞賜節鉞專制一方誅賞唯所頤指負弩矢

先驅操拔篲侍門庭青衣趨府首下尻高者孰非天子之命吏也今爲太公挹損視官吏士民之事中丞容有過焉嗟乎爲人父爲人子當如是矣不佞作而嘆曰善哉禮乎新民耳目而轉移之何其捷也禮言人子事親如執玉如捧盈昧爽爾朝日出而退日入而夕坐請鄉席請趾有召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唯而不諾趨而不走不敢噦噫噫咳欠伸跛倚唾洩寒不敢襲暑不敢裸癢不敢搔游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退而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其恭也如是蓋人子始生而教之少儀曲禮習貫若

自然文王日衣冠朝王季者三伯禽三見周公而三受
答已聞橋仰梓俯之說于商子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
公乃拂伯禽首勞而食之禮固然耳周以降世衰道微
而父子之禮始缺請以往事評之漢高帝卽位且二年
甫用家令言往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帝大驚下
扶之上不好禮以貴敵親下有甚焉借父耰耨慮有德
色賈生太息其後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道出河東至平
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中孺
扶服叩頭爲大買田宅而去此視古父子禮何若而第
以富貴容相詡晉人少所見多所怪無乃類是乎中丞

公事父禮也豈以駭世豈以要譽卽太公之教公安往
而非禮請以往事評之顏延之身爲金紫光祿大夫不
賤矣常乘羸牛車逢子竣鹵薄輒屏住道側曰不喜見
要人父戒子持滿則可而屏避之非禮也張仲子以子
興世衛從太多令減撤似矣天子鼓角田舍老公行田
欲送一部吹之非禮也畢世敬代父元賓刺兗州父呼
世敬使君每聽政乘板輿至其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
觀其斷決爲快趨庭而問政何所不可子不爲父起非
禮也彼王導之不行棋伏滔之矜先問崔挹之挾子威
又何足汗人脣吻乎太公拜

天子命爵秩物服采章令甲得與子同第一朝用之以
無隱君賜以申子尊親之敬辭吏民郊迎不儼然當貴
人父之勢不起中丞以明父之尊可受則受可辭則辭
不廢上下相臨之體不溺世俗姑息之愛父慈而子孝
節文斯斯之謂禮矣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漢晉而
下諸人其父子情固自煦煦然坐不知禮或過之或不
及遂至悖謬公父子用禮晉人雖莫知其義然而欣然
誦說之者愛敬其親人情之良知良能也感而遂通教
而後興過此以往晉人明于人倫閑于古禮公父子表
帥漸摩之功寧淺鮮哉又三月屬太公門設弧矢之目

晉郡守與其叅佐將稱太公壽謀諸不佞不佞請以往
事評之漢張酺官太尉父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俱詣
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公卿可以行之太尉有司可以行
之上官敬其父則子悅所以牖民孝也守曰是則然矣
日者見太公頃時而已一舉足一出言皆秉禮經下官
不得以非禮事不佞考之周禮太宰八柄詔王馭羣臣
五曰生以馭其福鄭康成言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
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命曰生以養周公以一國
養知非一手一足之力矣其後魯人小大從公於泮必
飲旨酒而錫難老乃若上庠東序右學之異地也虞燕

夏饗殷食之異名也。周人養老兼修而用之。太公國老
國人朋酒斯饗。以介眉壽。禮不在茲乎。不佞又考之鄉
飲酒禮有三賓象。三光鄭康成以三光爲三大辰。天之
政教出于大辰。而公羊謂參伐居大辰之一。參爲晉星。
諸長吏仕于晉。奉公政教布之。晉人舍禮奚適矣。守曰
聞之古上壽者不必其生之日。是日當先。太公可爲公
壽乎。不佞曰。禮有之。先河而後海。晉人將有事于河。必
先有事于滹沱。禮反本修古。不怠其初。是以宜壽。太公
禮有由始。七介相見。三辭三讓。不敢切也。是以宜先。壽
公守敬諾不敏。少由禮起家。禮莫大于父子。本乎天動

而之地。人情以爲田。晉之星野山川。猶昔也。見有禮者
敬愛之。晉之民猶昔也。天其或者大啓晉也。辱在公父
子宇下。有司敢不敬應。于是總率羣吏以禮將事。晉人
環中丞臺門。觀者喜色相告曰。周禮今在晉矣。

韓太公壽序

余往舉南宮出。今光祿勳夷陵劉先生之門。而韓君存
良與焉。已同觀大司馬政爲吉士。拜國史。其歲月日時
亡異也。兩人相得甚驩。陳次家世。則知君大人友蘭翁
春秋高矣。君燕居深念。柰何以升斗之祿。上虧溫養會
天子新卽位。賜君上公服。持節爲正使。使朝鮮。冀得聞

歸省而屬奉詔修

莊皇帝實錄不果行再踰年書成賚金帛進爵一級翁適以其冬蜡月朔日稱老維時

肅皇帝實錄猶未竟汗青也

上督課嚴史臣不敢以私請於是君撰日馳使者還里屬其諸昆季上翁壽而同門諸大夫十餘曹來謀所以侑祝者於余余謂翁吳人也第言吳事將令翁泛鴟夷之舟居角里之舍賃梁鴻之廡卜戴顓之鄰命季鷹之駕乎其自引於潛夫逸民業已久矣將令翁入梅福之市餐赤鬚之霞操負局之業結道生支遁之社誦伯陽

董奉之書乎其視聽步履如盛年殆仙聖之種矣夫吳九州之上腴也洞庭之山七十二峰環以太湖五百餘里其它巖巒澗壑佳麗名勝可以耕釣游息近在閩閩几席之前者未易指數而翁生且長壯且老於其間樂之不厭何讓於金馬承明著作之庭織里多良工爲纂組綺縠絲繪綈錦織麗美好衣被天下爲飲食精鑿薑豆腴山穀海錯膾炙人口者翁日夕奉享之何假於大官之膳纓冕之華吳好文史圖畫器物珍玩以先世所遺爲佳遠者千百歲富者千百種張供具召賓客相與縱觀而品賞之又善爲壺矢博奕明瓊射覆之戲採蓮白

亭吳趨子夜之聲翁以高年上座祭酒左右顧視揚扝
今古歡呼嘯敖以夜足晝何取於虎觀諸儒之議瀛洲
學士之會語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也舉太
史公之所有不足以當翁假令諸大夫舉四方之所有
計亦不足以當吳則何道而可余聞吳地沈斥吻海而
派江不厥淤則汜濫其在正德奸宄內訌官私橫斂嘉
靖之季水旱薦臻島夷焚我郊保一切軍興費倍蓰往
昔物力詘而民沾於危亡甚矣
肅皇帝神武威稜戡亂銷萌
莊皇帝深拱揖讓統輯羣元

今上恢宏先緒垂意至寧間者民始得相生聚庶幾舊
日太平之盛翁丁其際無饑饉流離兵燹天札之患追
呼護作裝齎行旅之苦乘良刺肥意氣發舒迄於今鮪
背鯢齒鄉人號爲先進長者夫孰非三聖人之賜哉特
以伏在草莽無所從游揚功德而有仲子爲文學侍從
臣編摩兩朝信史仲子不忘其親所欲論著使鴻伐盛
美藏諸金匱石室播於天下傳於來體翁所效康衢擊
壤之老父以謳歌帝力者太史氏將采而陳之以觀民
風後之人有所考鏡知

今天子德施大而世曼壽其田野戴白之叟善飯無恙

不失其所者久若此豈不一快事哉諸大夫不以筐篚
朋尊爲饗而致斯言於祝餉惇史之後翁其或者爲一
加爵矣諸大夫皆曰可因以告存良俾籍而獻之

曾太公壽序

曾太史退如登第之五月會國有大慶以其貴貴太公
于時太公年先矣曾宗伯脩祝者之辭取楚者舊相方
謂龐公棲鹿門於太公爲近然而龐公以婦隱非以子
隱也老萊子戲綵娛親於太史爲近然而老萊子以志
寧親非以名顯親也君子謂之知人知言善頌善禱旣
數年而太公春秋七十楚人復祝太公委不佞修詞不

佞辭何能望宗伯萬一而于太史有通家好狗馬齒視
鄉人差長義不得固遜請推宗伯之指而廣之蓋楚苦
縣有老子者不得其時逢累而行太史公曰老子隱君
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不佞嘗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又言天地所
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初不曉其指間
質諸孔子之書孔子繫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夫位身外之浮雲耳于我何
加焉視之爲寶何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聖人則化育
莫贊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非位則功業何施所

貴乎位者謂其足以行仁云耳位足行仁故能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博厚高明與
天地配悠久無疆如徒自生而已譬之散木無所可用
雖終天年以八千歲爲春秋奚益哉孔子不得位轍還
天下卒老于行而見老子目之猶龍龍能大能小能潛
能見老子非以隱爲高彼其時有孔子在焉功不必已
出矣而甫卽安於隱自非然者沾沾人王之榮侈言域
中四大道貴虛無固如是乎必位而後可以生物必生
物而後不自生必不自生而後爲長生老子道固不謬
于孔子龐公深于老者也南陽臥龍數與往還天下事

有足辦者而鹿門因終其身司馬子長稱老萊子著書
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安知老萊子之隱非
老子意耶以所聞曾太公行誼經術蓋體仁足以長人
其先世郡李官尊人邑令皆施德行仁爲衆造命詎不
欲闡揚而光大之其邑楊文定張文簡袁榮襄凡三相
令太公資適逢世易地皆然耳儒者恒言王爲天宗子
而大臣爲家相居高位可以生物王之次宜莫如相者
明與論相率由史臣退如爲太史負相望太公心屬之
矣夫老子老萊子龐公以其心寄于人而託之乎無爲
其迹隱其心未嘗隱天下隱其迹並隱其心曾太公之

心寄于子。其迹愈隱。不佞竊不敢隱其心。異日退如相。天下如其邑。三公使民不遠徙。甘食美服。樂俗安居。熙熙如春。登臺老子所謂衆父也。太公至仁無恩。衣被萬物而不爲主。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久。老子所謂衆父也。以此論長生。可勝量乎。昔產楚者悅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楚人誦法孔子尚矣。不佞不敢以孔子擬人。而第舉孔子所稱許老子其鄉與太公父子同其官。柱下史與退如同。且吾宗也不佞。惟少文于太公父子無能爲役。夫豈不義而曾宗伯言之。則有祝詞在。

又

曾大公以今年某月稱老鄉人與太公子太史退如官京師者。旣徵文不佞某侑觴。而太史所舉士十有六人。復以相屬。將所謂善言必再者耶。不佞言何善之有。而太史公父子福德慶事固所樂道。則請誦所聞而聽諸君子擇焉。昔孔子刪詩。詩各以什相從。而小雅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崇丘。由儀九詩。篇第實相次。鄉飲酒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嘉魚。南山而笙。吹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有義無辭。其存者三篇。按子夏詩序之義而繹之。則知君子之

所以樂親而貽之壽者莫大于用賢魚麗物多備禮南
咳相戒以養白華之潔白華黍年豐盛黍稷此養口體
者耳至嘉魚而樂與賢南山而樂得賢至由庚萬物由
其道崇丘萬物極其高大由儀萬物生各得其宜而孝
始達於天下養親之道畢舉矣禮記曾子之言曰小孝
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不匱者博施備物也仁禮義
信強樂六德以興居處事君蒞官朋友戰陣五事以修
一樹一獸斷殺以時然後孝塞天地橫四海施後世夫
一人之身物安能備而施安能博舍得賢何道哉其傳
平天下首言上老老而民興孝好惡絜矩惟一个臣能

容彥聖有技者足以保子孫黎民配上帝而爲民父母
此其義固與孔子序詩之旨互相發也太史公得諸君
子登進之布在中外熙帝載亮天工錫福庶民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萬物得其宜由其道極其高大此
之謂博施備物就養太公無方其先子與氏平天下之
大道也蓋南有嘉魚傳以爲江漢之間則太公父子產
焉物之衆且大者莫如魚亦惟是大川乃能容物能容
物乃能備物以養賢能備物以養賢乃能備物以養親
諸君子初舉觴宜歌魚麗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太史公
之善養也謂其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再奉觴宜歌嘉魚

鄉飲酒禮太公爲上賓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太公
之樂養志也不必爲已不必藏于已也三奉觴宜歌南
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
君子保艾爾后太史公之知人得人也以基太平無窮
之基無窮之聞太公父子與國同也諸君子曰是斷章
取義以意逆志說詩之法也授工使登歌而下管和之

羅太公壽序

代

新安侍御羅公德鳴按陝以西再及瓜矣而未得代今
年八月十有九日從隴西來至乎岐山之陽則移病勅
門者一切勿受謁余亟使使往問狀報曰不佞何病是

日也蓋大人東泉先生懸弧之旦云在禮應杖於國春
秋高矣凡爲人子者昧爽而朝出面反告無登高臨危
服闋而不佞身遊萬里外三度九折之阪蒙犯霜露以
爲大人憂夫安得無病田舍翁稍自給值其親壽考猶
然烹肥擊鮮希鞞鞠臚使其子婦薦履戚里加爵起舞
謹呼以明得意而不佞典在執法無敢以一絲一粲効
之大人夫安得無病異時大人之事我王母也臥不帖
席衣不解帶累數月以爲常卽有不諱旬日不能言采
風者高其行以賓禮禮之蓋其孝若是而不佞無所肖
萬分一夫安得無病余解之曰公之慮過矣傳不云乎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臣之義也。先生知公三年於外。發憤畢誠。不以內顧二心。當呼酒自勞。兒庶幾無負國家。公何慮之過也。且也。公按陝以西。久獨無可爲先生壽者哉。試取陝事熟數於前。而公擇焉。崑崙之山地維所始。皜然戴勝。西王母氏有桃。屈盤于三千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是可爲先生壽乎。公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八駿西遊。取譏耄荒。矧其下者。未敢聞命。曰。太華三峯削成四方。芙蓉千葉。在彼中央。服者羽化。物外翱翔。是可爲先生壽乎。公曰。大人遊方之內者也。栢梁造

天金莖雙立。侈心滋彰。實貽後悔。未敢聞命。曰。函谷之關。青牛所騁。道德五千。以授關尹。真人紫氣。天示其朕。余聞先生好儻。大節斂而不試。貽諸其子。儻所謂知雄守雌。上德不德者非耶。是可爲先生壽。公曰。似矣。袁周不造。柱史乃西。大人幸際休明。稟印太和。請姑舍是。曰。北地空同。廣成所宮。軒轅七聖。望拜下風。無勞汝形。無勞汝精。乃可以長生。遺經具在。萬世作程。先生蟬蛻穢濁之內。游情寥廓之外。持論固相類。是可爲先生壽。公曰。美矣。世儒拘拘。言必經見。六籍所無。擯而不得。御請姑舍是。曰。華封人之三祝。經生所常談也。其以先生

詳譬之先生家累鉅萬列隧百重然無以蘊利生孽市
人誤入金數百者卻之江淮歲惡不入易子而償貸者
貫之維揚民數百千中倭者糜食之新安江都居無城
者捐千金三城之如此則富能使人分矣先生丈夫子
六人良土之產無不猥大長君有軼材修計然之業其
好義與父等侍御公爲令則名令爲御史則名御史御
史按部輒一歲去懼不免口語公再竟歲陝以西誦德
不衰三季力學其一待詔公車在朝在野俱著名字如
此則多男子能授之職矣先生之太父若父樹德系善
魁然長者賓於鄉凡三世天所鍾美特異先生故嘗受

璽書爵如其子卽不以是驕人人誰易之歟多達官雅
重先生之行事居常坐上坐祭酒書其言謂之惇史出
而過市田夫走卒爭相迎致捋鬚語也行年七十惡聲
不入於耳如此則修德就閒壽無辱矣舉此爲先生壽
其可乎公曰事核矣其何爲祝辭曰秦之風曰終南何
有有紀有堂公監察三輔所睹也蔽衣繡裳先生受封
時所服也顏如渥丹先生之容也亂曰壽考不忘祝深
矣何患無辭公曰善三肅使者而進之書而藏之歸以
獻先生公病良已出見客陝以西官屬士民聞其事交
相慶也無不東鄉稽首爲先生壽者

又

侍御史羅公按陝以西故事歲滿終更亟還而公再改歲難其代會父東泉先生稱老公口不言私而心實自嗛無從奉觴膝下爲驩諸大夫曰

天子幸念西土久留公以惠一方民盍謀所以壽先生者寬公陟岵之思庶幾藉手報公已復曰吾曹東西南北之人素昧生平卽欲壽其何術之從夫御史臺者最世所號爲清肅地雖有筐篚尊匱將安用之某前說曰玉必出藍田鳳必育丹穴世有子之賢而不繇其父發祥者哉世有爲人父而不樂其子之賢者哉諸大夫誠

不習先生固習先生子請各誦其子爲先生壽先生家自有康爵第修祝者之辭侑之何嫌也於是闡大夫祝曰兵家之強在馬良馬之種在番制番之命在茶頃者虜稱外藩屯西海實齟齬諸番而以茶市邀中國許之是令番知有虜耳將易我其何從得馬公爲條刺其不便事遂寢又爲約虜王無蹂番四境不則有罰番德我盡出其良馬以市塞下之騎騰驤不可勝用而虜不能得志於番勢稍孤匈奴之右臂不患強四鎮之士策肥而馳袒跣而臥皆曰羅公者誰氏之子也而令我宴娛若是請以是爲先生加爵臬大夫又祝曰西北多名馬

民以孳息貿易當家人產夫茶亦人所孰能廢也比年
以來罔密事叢賊捕掾懼督課爲厲禁以誘人騎而趨
十里之外者執之家有箬屨抉其閨門而奪之官市阻
格私市彌甚語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滌惡民因是以
煽惑爲亂株送蔓引甚者以千百數赭衣半道里無居
人爰書日上無已時矣公至下令曰吾所爲禁番馬毋
得闌出民民茶毋得闌入番耳諸非此者毋問民始見
茶馬之利而不虞害二三年間牝字相望茗酪爭勝吏
脫苛責之苦獄鮮傳致之文皆曰羅公誰氏之子也而
平恕若是請以是爲先生加爵藩大夫又祝曰北地之

野監寺在焉國家倣漢馬復令諸所在饒水草便摧秣
者悉以畀牧人它無所徵好事者出而議爲租挈以餉
邊士牧人日益貧轉徙四方地荒不治而馬日瘠士資
餉於牧若畫餅耳不可但已則括府藏代之中外告匱
司計者仰屋歎矣公慨然請無徵牧地租與民爭利蓋
一日而蠲數萬金流移復業瘡痍稍起士不受虛餉之
名而官無代徵餉之累莫不曰羅公者誰氏之子也而
利益我若是請以是爲先生加爵三寺大夫又祝曰牛
馬走幸得備位九卿顧以其職散體貌陵遲令不行於
百石之吏楊文襄公稍振之而今復頽矣公來修舉故

事使三寺意氣發舒卽下之監正圍長公亦爲聞於朝
得與守令度才論官計功並進以故人爭自濯磨展布
四體共庀王職不有公者其誰能爲文襄不有能爲文
襄公父者其誰有公請以是爲先生加爵公起避席而
謝曰諸大夫蓋失數美過譽不佞不佞何有焉凡一二
所建白施行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者悉大人之教也某
曰美哉善則稱親可爲孝矣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先生壽考令聞天所開右詎可量耶因退
而籍其語上公蓋公十月可代歸寧先生於家矣

楊太公壽序

余內交於可亭楊先生在未識其子若孫之先先生自
少於朝章世故研索淹浹慷慨有用世之志以茂才異
等受廩旣年久行且應明經待詔公車而上書自謝學
使者高其誼賜爵一級先生笑曰是所謂一極一已者
也安事此爲而會子脩齡成進士聞之大宗伯請授荆
州博士不領職
上報可先生曰是

君命也受而拜賜已而脩齡爲長安令考最以其官馳
先生先生曰是

君命也受而拜賜居恒綸巾襜褕蠟屐藜床輕車小艇

所至兩戒河山之勝古帝王聖賢遺迹徘徊瞻矚信宿
乃已通人韻士倒屣迎門若重客把臂入林若舊歡歸
則與同志締社四時之所歷五方之所遇七情之所感
一切發之於詩談楚之作者爲儂一指焉嘗從子之長
安得其治行狀則曰孺子饒爲之無需我未幾遂行從
孫文弱之武林則曰此博士舍堪名吏隱且不妨吾遊
或以諸經生時義進則曰吾鄉者所不屑爲也杜工部
有言詩是吾家事耳脩齡旣擢侍御而文弱校士蜀公
過金陵特艤舟訪余示其新詩吾東遊裝也神采儀容
較十年前過我武林時腴澤有加余心異之又三年先

生七十脩齡使吳越事竣省覲請于朝得寬休沐期爲
先生壽而文弱入南雍言先生將以背秋涉冬復遊金
陵諸臺省善脩齡父子者因文弱以祝先生而汪吉安
民倩與其弟侍御祖倩于脩齡父子有通家世講之好
知余爲先生布衣交委之代言夫招世之士興朝中民
之士榮官愁五藏以爲仁義務血氣以規法度股無脈
脛無毛以爲天下役而養生者病之至比簪紳於纏繳
則有江海之士避世之人就藪澤處閒曠無爲而已矣
未必壽也耆艾年先矣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
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山中之木不材而全其天年壽奚貴焉所貴乎先生之壽者余竊得其說於孔孟孔子曰仁者壽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惟此心耳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人天地之心仁人心也天地所以長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而寄其生物之心於人仁人亦不自生而寄其生物之心於所得之人楊先生束髮受學寧獨自有餘已乎其心故欲立人達人也而有子有孫可以寄其心是以潛而勿用爲天下者素不相習之人一旦得之且行吾仁而況其人爲子孫精神命脉無隔閡者哉子若孫善政善教仁言仁聲無地無時無之皆先生之仁也先生志意所鄉往無不輻湊耳目所見聞無不暢遂其形不疲其神不勞其用不窮其施不禦夫如是奚而不壽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孔子曰數世之仁也先生子孫積累功德仁及數世焉有仁及數世而壽不以久特聞者汪侍御父較先生十年以長眉壽無有害父子兄弟間所爲聚順承歡祈天永命寧有他道亦仁而已矣余請以汪太公之壽爲先生壽又事之近而可徵者也

又

今舉於鄉若南宮者稱異姓兄弟之好而以父事其父

以王父事其王父世講無替所從來久矣然人或見其子不必見其孫或見其子孫不必見其成進士或子孫不必皆進士或子孫皆進士而父若王父不逮養諸同舉者卽欲推事父若王父之禮以事之胡得焉武陵楊可亭先生以待御史脩齡爲子以脩齡子國子博士文弱爲孫脩齡甲辰成進士又六年庚戌而文弱繼之先生爲諸生食廩久次當貢拜爵會脩齡舉於鄉罷不赴而爲汗漫之遊所過登覽名勝延問才儁歌詠酬往聲成金石士林高其風範從者如雲已脩齡令長安則携文弱讀書長安邸中復携之歸應楚試再携之如京師

三携之入武林是以先生詞賦與其交往在吳越爲最著今年脩齡按吳越事竣過里值先生春秋七十初度而文弱亦自司成歸從父上觴於是南都諸大夫同楊氏父子成進士者以爲盛事而徵祝於不佞竊聞之仲尼天與人一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藏於天者莫之能傷則先生其人矣田野之老子孫滿前名實不加於上下與株塊奚異先生經術才諳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可以爲衆父父以有子與孫斂之不試先生所能者人也而子與孫善繼志述事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近貽子穀遠貽孫謀則而象之爲世聞人先生所能者人也而

以黃髮兒齒之年身親見之天子之命辭天下薦紳學士與田野細民頌禱謳吟如出一口爲已子也者子不爲已子也者子爲已孫也者孫不爲已孫也者孫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先生殆天人耶綏眉壽介繁祉安得而窺其所屆哉禮有之敬老謂其近於親也脩齡繡衣持斧至於天台召百歲翁以下若而人登於廷而體貌之有童子割股愈親病坐之膝而慰勞之蓋未嘗一日忘先生見似人者而喜無解於心是爲天性諸君子之父若王父有具慶抑有永感本仁率親自義率祖于脩齡文弱得先生焉若其父若其王父爲先生壽不謀同辭

達孝之禮固如是乎余又聞之田文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知也奈何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愚公欲平太行王屋曰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此兩者有間矣其愚則一狗生執有道之所不載耳柱下史之言曰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南伯子葵問乎女偶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無將無迎無毀無成名爲撻寧曰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層累而上之

爲瞻明聶許需役於謳玄冥參寥疑始其旨與柱下同
先生無用之用寓之子孫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祖柱史宗女偶是以謂之天人諸君子爲父爲王
父者爲子爲孫者率如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親
親其親子其子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世躋仁
壽之域自今伊始奚啻武陵楊氏一鄉一家之慶

李太公壽序

今世所謂封君者等威與仕宦同而無官守繩墨之拘
有司待以上賓意有所欲造請可得乘勢恣睢殫財役
貧閭黨爲之傾而三尺不得問卽不然良田廣廈鮮仁

怒馬漿酒藿肉絲竹歌舞號呶沉湎而已其承乏晉藩
臬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則有司存而陽城李太公最
著太公鄉三老得晉爵一等有子今郡伯公成進士李
覃懷用高第貤封太公如其官禮所謂不齒於鄉者而
大公落落大度不設城府行游阡陌間與褐父田庚牧
豎馬走揖讓周旋怡愉悃欵曾不澆淳散朴繁文貌以
相逐粟傾於廩飽餒者之腹榘施於道肉窶者之骨有
所干澤皆意滿而去而六戚四封之衆不得依聲以譁
躡影以驚十畝之田三逕之宅耕鑿安時衣冠師古君
子長者之行憲老惇史之言于以化誨邦族扶翊名教

其甚異之羈縻典守不及式閭造門而徼天幸郡伯公
蒞吾郢又僑寓金陵不能從吏民後望光塵奉要束以
爲缺望北季弟使來言太公春秋已大耄色容潤澤嘜
飲歡樂步履矯健齒髮完好視聽聰明無渝盛年其益
異之抑何修而臻此及讀公與季弟書曰禪機悟處心
爲佛塵障除時意卽仙太公仙佛中人也而其道則蔽
於公兩言公言固有所受之耳今夫四時數盈必昃功
成必退不得久居而溢取卽仙佛有劫有缺陷而況人
乎迹太公生平不標幟而爲儒不離俗而爲隱知白守
墨知雄守雌敦若樸曠若谷進若退明若昧質若渝新

陳代謝之故衰榮倚伏之機雜然百變於前而一切順
應無所畔援歆羨子孫滿前執經而趨舞斑而嬉爲令
聞嘉譽以聲之爲物服采章以旌之善養祿養無不畢
致高年不衰享有諸福彼諸封君碌碌不足道復何羨
於佛與仙又何必鑿坏避地遠與世違唯恐影響之不
幽抑煉鼎黃白面壁枯寂而後爲仙佛事哉去五蓋而
戒定慧生守三寶而精神氣全二氏上乘玄造太公不
出戶不下帶而坐收之矣雅聞郡伯公雖貴束脩如書
生濡弱如處女過里門而下車臨逕路而讓左率循太
公之道在彼無惡在此無敦蒞郢不數月而仁風化雨

施及舍生如春登臺如極樂國踴躍謳吟祝公與太公
者洋溢間井山谷間某掇拾季弟所承公緒論以進道
聽塗說安足采錄聊以助奉觴時為太公壹發笑耳願
假餘年從白蓮檀那之社御青牛薄板之車幸甚無量
庭高平不寒享百歲壽如昔佳昔景景不且能更下美
聞嘉譽以羣之為林則采章以致之善養海養無不畢
無無而判對者美于終歲而時歷而致我我而致為今
刺升樽之姑寒樂尚壯之對聯然百變於前而一也則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蕭太公壽序

蕭司成以占年十有五而舉于鄉則太公屬以明經貢
太學久之除佐泰安州不三年遽致其事歸既司成與
弟以孚同舉進士司成爲第一人已爲太史爲官僚爲
經筵日講官爲國子祭酒以孚亦從司徒郎出典畿輔
重郡擢河南督學使者太公累以二子官疏封譽命顯
名三湘七澤間無二矣二子後先上書請得休沐里中
侍太公啓居居有頃而司成之適甫弱冠亦以明經貢

大學太公春秋八十適逢其會孺色兒齒膂力不愆臧
丈人乘朱偏蹄寧多讓哉人情莫不欲貴莫不欲壽然
貴不必借兄弟兄弟借不必能以貴貴其父能貴其父
不必其父能以壽考享之其父以壽考享之其子或行
役四方有四牡陟岵之感不必承色笑膝下太公父子
兄弟何若斯純備也不佞垂髫附司成借計因得從太
公遊知太公必有今日久矣今夫培塿不生松栢蹄涔
不生尺鯉其營宇狹而體力薄也太公家於漢距郡六
十里而遠文山當戶如屏如几旁二山如左啓右肱沔
水經其下三折而朝如環如帶大江繞而負之如斗匡

如辟雍其先世厝兆亦如之扶輿清淑之氣竅於山川
而鍾於人太公人傑實爲地靈所委輸且非獨然也岱
宗爲天帝孫東方萬物交代伊始古帝王受命易姓報
功告成必封禪岱宗景福盼嚮而興作太公宦遊其中
觀日望海窺仙閣踐神府稷丘鉏父旦莫遇之則所受
者厚也今夫干將之劍新發于礪斷蛟犀如髮利矣與
其盡利而芒刃缺無寧善而藏之騏驥日千里籥雲追
電力莫尚焉與其力竭而敗無寧數休之太公才什伯
人得時而駕騰蹕凌厲安所底極耶不卑小官依隱玩
世又不惜脫屣以去茹澹泊而挹清冷卽之恂恂叩之

訥訥頌然若淵瑟然若蟄渾然若朴闇然若夜未旦脩
然若蟬蛻塵埃之外緘滕六志局鏑百骸則所蓄者深
也今夫山川興雲雨殖貨財松柏之資任梁棟人人嚮
其利故禱祠封植稱願長久詩云如川之方至如南山
之壽如松柏之茂職是故也太公以一經授子子克奉
之用以斧藻主德衡鑑人賢司成典試浙若京闈若禮
闈屢矣晚益盡收天下士仲子所甄拔關洛茂才異等
校澤宮無不適者方今史局臺諫省署監司守令著錄
蕭氏兄弟弟子籍中十有二三守官立政吏民向化上
下和洽莫不誦司成兄弟得士之效誦司成兄弟得士

之効莫不歸太公訓子之功則所施者博也自天錫羨
黃耆台背國有老成鄉有耆舊法膳以爲甘旨命服以
爲斑斕車流水馬游龍篚玄纁纈羔鴈輻湊其門盡物
極歡固天道人情宜然耳海內以司成兄弟出處占隆
替則以太公安否爲司成兄弟出處之候頃歲

天子深居大內柄無旁落所用舍多理外奇舉廷臣伏
闕請早建儲副以定國本詔且下按周漢故事修齒胃
之儀司成兄弟賜環而召鋒車羽翼是資太公行以蒲
輪徵身爲更老言爲惇史其在斯時乎諸婚姻及同榜
家子姓以初度日從司成兄弟之後修無算爵舉旅行

酬而謂某言差能知太公使潤色之以先庭實

倪太公壽序

昔漢李固晉王羲之之屬皆以未至益州覽觀其山川人物之盛以爲缺望而某不佞自田間起家入蜀得寓目焉足雄生平遊矣已有伐木之役過渝州渝州賢士大夫之林也八座九列冠蓋相望而辱臨之而獨吏部郎倪公御史中丞楊公兩家皆有太公在方從社父老醵金高會謝不見客不佞懷刺造門亦逡巡不敢必請見而退先時蒲圻人謝藩伯叔蒙過我言倪公爲蒲圻令有善政而擢吏部郎歸省太公徒步里門鄉人稱盛

德事言者謂太公勅教公賢員於萬石君遠甚而播寇起聲犯渝州渝州震恐其巨室故與寇識面者愈益恐先去以爲民望倪太公笑曰吾不以兒仕宦意氣加于昔此懸罄室開門延寇寇不入矣且吾布衣以兒徼一命封卽不任助公家討賊敢先避乎城中人稍定而寇卒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余益鄉慕倪太公高誼媿不識其人而又踰年以入計至京師所善臨洮守王君與太公之戚與國守馬君交最稔則謂余子旣鄉慕太公太公春秋六十加一請以子之言侑觴比于羔雉不亦可乎不佞唯唯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佞從計吏後望見

倪公顏色又聞諸縉紳說其行事夫非太公安得倪公
爲子倪公有大造於蒲圻實出太公義方蒲圻人頌之
然一邑事耳以身爲士民障蔽卒全渝州其陰隲最大
然一時事耳以是祝太公其小者也不佞聞之一年之
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公嘗校士中州
士登賢能書者斌斌人倫之選頃佐太宰計天下吏去
其甚者白其無辜者不以一眚掩終身所樹人多矣布
在中外先後疏附奔走御侮何地蔑有多士揖讓而歸
公獎成之功則亦揖讓而歸太公功中外踴躍而歸公
造士功則亦踴躍而歌公教子功澤以萬人祝以萬人
計以百年報以百年無德不酬太公之壽無疆矣天下
山川發源西北而蜀爲多漢晉兩君子之沾沾蜀也有
以也太公貽穀發祥與蜀山川等不佞萬分無一可比
于公所樹人幸而遊蜀習蜀之賢豪長者如公父子所
遭視兩君子過之因臨洮興國而以不腆之言附祝鯁
者固非諛也

會太公壽序

番禺曾太公治經生業弱冠而失其母劉孺人有母弟
幼太公代爲母而育之有繼母陳孺人太公率其弟事
之如母至其子柱史公長矣猶不知王母非太公因母

也母弟早世有二孤太公復代弟而育之鄉有玄帝廟
爲惡少年所毀祀神民家太公以爲媒損其貲爲衆倡
卜地更新之而柱史公登第報適至人人欣歎神所右
也衆有爭言不煩有司曰曾公長者願質成得一言信
于太府之憲柱史以令考最馳爵太公使者奉勅命次
五羊驛鄉人椎牛醢酒迓太公入城稱賀太公來北鄉
拜稽首受勅竟操扁舟歸其鄉已拜封柱史勅如初他
事爲謙率如是春秋八十于禮曰耄其視及遠其聽徹
微其神王長其色潤澤與褐父田庚爲偶不乘籃輿不
策扶老可十里而無言勞道路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

爭陰陽之和課子孫讀課僮僕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甘苦同之識者駭曰此胡考也而健敵壯夫若是又駭
曰此以子貴等威禮秩無二也而混迹草莽市井若是
太公不儒名而儒行鄉人無長少愛而敬之有過媿不
敢見風移俗易殆類建德之國矣會柱史考最入京師
便歸省覲仲夏六日爲太公攬揆初度之辰諸與柱史
同官者雅慕太公可方古三老五更遠在嶺海不能以
安車蒲輪迎置太學憲老乞言按禮年長以倍則父事
之將因其子修祝者之辭或曰番禺北距五嶺南負重
溟四序如春物產饒溢洞天福地號爲朱明仙人若安

期葛洪鮑靚之屬窟宅其中太公生于斯得天地仁厚之氣為多是宜壽或曰高年係乎世類李承旨所遇海南楊翁年八十一父叔百餘祖父二百九代祖如小兒不語不食不知年歲稟賦有偏至相禪自然無他術也太公父近百歲今其體力佳勝且過之非此父不生此子是宜壽其說深美原本天地不佞所不能知第以人事論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以倦勤故衛武公九十有五作抑戒之詩夙興夜寐灑掃庭內抑何勤也烏獲力舉千鈞行年八十而求扶持太剛必折奚怪其然機汜老矣燕居深念坐有差跌食有哽咽常恐斧質之加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見衣裘褐之士則為禮抑何柔也流水以勤不腐戶樞以勤不蠹齒以剛先劇而舌以柔常存況于人乎跡太公行事勤矣柔矣聞之老氏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太公胥有焉是宜壽不佞又聞之光武幸南頓父老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然而漢祚數倍復期宋曆不及期百二人生有命在天為天之子者不得取必于眾人何有嶺南稱壽從一一

爲十之始也太公八十有一而後以八十壽不助長不
虛美不逆未來安時而處順于養生旨相當則嶺南仙
聖之種非由天降非由地出由人事也以此言之太公
乃始壯耳諸柱史曰是所稱引周柱史之言于理不妄
以告曾公而誦之爲太公祝焉

汪太公壽序

汪太公者今地官郎君倩侍御史祖倩昆弟尊人也太
公有兩兄而父蚤世哭不欲生母慰之曰若父以兒幼
日不瞑何爲毀性重貽地下人憂乃起從兩兄受什一
饒心計狙僧莫能欺口不二賈市者麇集所得過當同

人臭載于左彘禦貨于滁陽公獨無患人以爲信義之
報而其事母備極甘毳母嗃嗃家人無敢忤視太公立
視足坐視膝時作歡端以霽母厲色病則禱卜醫藥皇
皇日夕忘食寢而刲股進之已治維揚鹽筴遂至鉅萬
而與兩兄析產所退讓爲多曰吾且歸休安能逐逐問
錢刀而又以是傷手足之愛乎自是屏居里中不復出
惟督誨四子各治一經昔者若太父夢皤髮戕弁而以
三貴人過寢門覺而生我曰望我有樹也今已矣是在
孺子每談說父母往事泣如雨沾裳兩兄老產漸減數
以本業之每食必饋起居日十數三十年無間旁及服

屬疏屬婚者助幣沒者助木葬者助賻饑者助粟寒者助衣讀者助贄耕者助種鄰里鄉黨受公賜不可勝計四子象賢仲季蚤貴以其官官太公則欲馳之父母格令甲所未有而止拜命之日悲不自禁篋其服不御以比古者衣冠不純采之義今年仲冬太公春秋八十其族子士能將合族之父兄子弟觴太公而過不佞問禮余遊君倩有年所矣稔知太公孝子也其弟于兩兄若曰是父母之所愛也其睦于族爲德于鄉若曰是父母之所敦叙洽比者也其貽穀于子孫若曰是父母之枝也所藉以顯揚不朽者也孝爲至德要道百行從斯焉

出太公孝矣禮云貴老爲其近於親也虞夏商周未有遺年者次乎事親故朝則養三老五更于太學記其善爲惇史惇史者史之孝厚者也樂閔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在鄉七十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保息六養萬民養老居一焉鄉三物教民六行以孝爲首三年興賢能鄉老以禮賓之匹夫家受百畝之田墻下樹桑雞豚字畜無失時者衣帛食肉樂其天年此孰非所以壽老而廣孝治天下之道與養耆老以致孝孝如太公而又老壽進不得爲國三老退則爲鄉老宗族里黨修東序之養爲太公稱壽是禮也

所以教民孝也士能曰禮必有樂竊聞聲歌各有所宜若吾儕者宜何歌也不佞少受詩詩有三經莫不以養老爲重禮豳之風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葦之雅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泮水之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惟君所用之矣

又

春秋元命苞云三台起文昌抵太微王公之位司馬子長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晉天文志三台六星上台爲司命主壽中台爲司中主宗室下台爲司祿主兵皆非也獨所謂泰階六符

者傳自黃帝曰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天下大治不平則否是說得之民爲貴君爲輕聖帝明王有匹夫勝予之懼天事恒象庶人與天子諸侯並重固宜遠者無論漢因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庶人在官者耳新城三老一言而高帝爲義帝行服壺關三老一言而武帝爲戾太子悔過于時王侯將相其人豈尠也哉而君臣父子大倫以一鄉老發之天經地義揭日月而行天下台之關切世道也如此比隆上台中台其誰曰不然以余觀歛汪太公視古三老何讓焉太公事父

母孝母性卞諸子中惟太公得其懽病則割股和藥以進父早世孺子之慕迨老不忘少爲兩母兄閔勉服賈橐隆起而一介無所私比析產不敢與兩兄伍曰吾三人一體而分吾視兩兄猶父母也而里人胥順于親友于兄弟矣新安率以賈起家杪忽之差鼓舌僨倖詆欺相高詭態橫出太公具以質言不恃邪羸信義表著販夫販婦鬻集盜不爲害島夷不爲災舟車險阻晏然無患業日昌阜而里之翹明鬪知趨時若猛獸鷙鳥者務爲廉平矣素封比屋狹小儒生謂以甕牖語人不求載于雲法言而自擬長卿貲郎目修五色耳管五音體極

輕毳口極甘脆諸供具物麗巧天下無輩太公年未艾卽不問產日誨諸子各受一經經各一師絃誦揖讓雍容恬適仲季稱子大夫餘子諸孫蜚聲黌序翱翔文苑又力行節儉服御器用朴素不致飾而里之相矜以久賈相尚以豪奢者變矣俗善游媚貴富造請關說勢家以氣力陵折寒峻太公兩子顯庸身被命與朝貴等而角巾私第非公事不至邑庭子弟僮僕無慚無傲而里之貴人鉅呂者慕爲德讓矣富者大傾郡中傾縣下傾鄉勤苦筋力銖累而情不能無纖嗇粟紅貫朽人莫望其餘潤太公自同姓支屬婚姻鄉黨比閭饑寒困厄所

周卹人有差歲有常所至誦義所居成聚而里之薄夫
敦鄙夫寬矣新安文獻國仁士賢大夫輩出吏其土者
必簡擇而使故家遺俗流風善政非一日之積非一人
之爲要以世衰道喪如今日人有君子長者之行則薰
陶於太公爲多漢三老猶名隸有司與縣令丞尉以事
相教太公市井之臣無賞罰人之柄而移風易俗若是
譬之靈著在林林無毒草威鳳在野野集仁禽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天子朝有三公學有三
老國有三卿鄉飲酒有三賓而鄉之三老與國三老儷
德同功有如汪太公者郡若邑胥有人焉王彥方之廬

望而息心鄭融之里不過兵朱沖之村無兇人化行俗
美協氣旁皇泰階六符平正何難之有內史潘子木與
太公有連而過余言太公行年八十何所操以介眉壽
余觀古天子養三老禮甚隆茂今缺有間矣其在羣老
則授几杖行糜粥漢法於鄉三老歲首使人存問賜以
束帛酒肉或賜以爵卽周人養於鄉之意于今猶然內
史以少事長以戚屬事父執奉觴薦幣有鄉人故事在
余聞齊公見麥丘老人使之年曰八十三矣公曰美哉
壽乎其以子壽壽寡人在詩小雅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夫有國之君健羨於田野細民之壽而報農

夫以萬壽視頌人主無異余益信三台之不可觭輕觭
重懸象著明也內史歸而祝太公度監司郡邑諸僚羔
鴈玄纁咸集請以甫田之雅爲太公壽太公更以麥丘
之義北鄉而壽

明天子太史占星望氣三台間司命主壽有非常景光
若南極老人朝北斗者在此日矣

張太公壽序

上修嘉靖朝故事深居廣內不以時定國本天下爲之
憂疑而儀部郎張德夫從其長驟諫

上銜之會京闈所舉士文離經叛道德夫疏請汰斥而

其人

有交關椒掖者嗾言官螫德夫德夫遂坐謫去學

士大夫高德夫節行誦說之竊虞德夫父小塘翁不悅

也翁迎門而喜色相勞兒往以計部郎考績荷國恩用

兒官官我老臣無所爲報兒幸不負官謫何傷已而修

卻者復以考功令中德夫德夫當更謫而翁聞而復喜

色相勞頃歲嬰逆鱗者下詔獄投四裔爲編戶氓隸不

少矣兒財奪官一等何修而臻此自是德夫不就除主

爵者亦不復省記德夫朝莫從翁與田庚褐父相酬酢

而已旣數年東宮正位冠婚具舉大宗伯請正文體
明示賞罰著爲令而翁復喜色相勞此兒往者所欲爲

而不得者也豈其言切至有當上心迄于今而後施用
耶事幸而集功不必已爲兒計者卽拙無挾前言求伸
卽伸無改前行求容德夫亦不以三公易翁一日養翁
三飯有加而五官之用與壯夫敵今年蓋八十矣德夫
同門友郝仲輿屬余言介翁壽且曰是德夫意也蓋仲
輿德夫兩人意氣慷慨與邪佞齟齬引繩批根同居謫
籍而其餘怒旁猜久之復及余則余與翁父子非悠悠
世路人也是宜有以壽翁夫生人所至不齊者窮通壽
天之數而其遇最不可強其情最不易忘達人于斯二
者能忘之齊之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故無愛惜畏忌無

傷痛瘡癢無札昏疵癘黃髮台背眉壽無害人情孰不
愛其子以其進退爲歡戚夫子爲郎身爲貴人父可呂
鉅矣而翁服命服一拜賜輒布衣自如淮舟車孔道貴
人出入其境耳目所接使人夥頤歆羨而德夫幾三黜
翁無幾微見顏面父子布衣游田野間款款如也其於
窮通之遇可謂忘矣齊矣余謫壽春道淮上淮人言翁
生平甚具大都不親已疎物不肯逆向順因以茅靡波
流而塊然獨以其形立窮當身之樂行年耄耄而不衰
固達人能事耳余安所益翁壽或言

上有輪臺之悔德夫且召還侍承明竟謀王斷國之用

聖子恭敬溫文養國老於學而行齒讓必首及翁其可
爲翁祝乎此太平之盛際翁不距其來然有待也去榮
通醜窮一間耳非翁達人所尚也

孫太公壽序

不佞往守大梁則儀封令才小而輕闊畧民事疾痛如
不聞而今郡伯孫公來代之公家江左佳麗而邑淳鹵
偃豬服食器用多苦惡不言薄也神姿高徹如瑤林玉
樹奔走塵沙中受風日之損不言憊也勤卹民隱而決
其蘊積酒其煩苛民大歡樂之不佞心異少年文士何
善爲吏乃爾就而問故則知有太公之教云太公爲諸

生高等食縣官廩餼四十年以明經貢于廷會郡伯成
進士遂不謁選人歸而當彊時失其偶不再娶淫聲邪
色不入于耳目擣蒲六博之戲不設于庭獨好六籍百
氏書與當世之故無日不覽誦而督郡伯學之公澹于
嗜利郡伯因爲清白公遺榮名郡伯因爲恬靜公通今
古郡伯因爲政術不佞竊服慕公恨不識其人而有虔
州移尋坐梁事中白簡竄歸田墅甚慚于郡伯已郡伯
用令考最封太公如其官遙相賀也郡伯旣擢爲陪京
水部郎而仲弟除廣文得公鄉國朝夕事公旣遷國子
朝夕事郡伯則爲言父子行誼治理與不佞所見聞合

蓋仲弟受知公父子後于不佞而視不佞更深今年公
春秋七十矣陪京士大夫能言者遞爲歌頌而郡伯適
有新命仲氏使使來請曰以某之庇太公父子德宇也
宜特觴惟伯兄爲之辭不佞稽古稱郡守者召父杜母
最著吾郡得郡伯爲父太公則衆父父非吾兄弟所私
且未臨郡而郡人先以其私進別嫌之謂何雖然吾兄
弟于郡伯舊練也非以今日附援卽特觴何嫌之有詩
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郡伯爲令爲郎太公以身教從
豈今典郡而倦義方之誨請歌小宛爲太公壽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郡伯爲令爲郎奉太公教以周旋無
失隊也豈今日而匱孝思善則歸親在斯行矣請歌既
醉爲太公壽詩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爲人子者聚
歡心以事其親魯侯所以燕喜壽母惟是國人頌聲耳
他日郡伯之蒞吾郢也誠編德于召父杜母郡人無不
願長有郡伯亦莫不願長有太公萬有千歲眉壽無害
郢人頌禱詎出魯下請歌闕宮爲太公壽仲氏曰審如
伯也言孫氏之慶也吾郡人之福也庸何私

鄧太公壽序

司理鄧公之蒞郢也蓋奉其太公養邸中云于時太公
耆矣同寮自守而下因公以觴太公執通家子弟禮甚

恭郡人臚語爲嘉事州縣大夫五人者將從吏民躋公堂而稱兇觥則徵辭于不佞不佞季氏同司理舉進士父視太公所聞懿美故悉諸大夫前爲祝不佞惡得無辭雖然太公方從子於官請就事而論今爲

天子守三尺者內則司寇御史大夫廷尉外則直指使者觀察使乃其發端實惟郡理郡理從直指治請讞他不得有所與具在令甲故司理權與直指等任者往往多少年喜事以擊斷爲能折律二端內深次骨卽無事當窮竟掠立迫恐觀察使懼失理歡獄少反何有于州縣之吏爰書上直指百不失二三御史大夫廷尉讀其

辭若有餘戮輒可論之此其犯有司者也猶曰有遺奸則行訪察亦唯司理是聽耳目衆多轉相躡尋旣就逮強服之上者瘐死次者戍及子孫下者胥靡赭衣然此時有之直指及瓜而代歲計吏六事亦惟司理是屬龠合尺寸不中度隻字片語脫誤醉飽過差期會進退微失鮮不刑且贖矣相引數千人縲絏如株蔓左驗如麻沸案牘如山丘犴狴如市桎梏如林而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則誰爲之者鄧公爲理踰年曾有一於是乎環楚而郡理官十五才諳茂敏則同委任權力則同獨公文無害願質成者接迹于道夫有所受之也不佞聞公

初受牒省太公于家太公詔之曰郢

肅皇帝湯沐邑

聖子

神孫世世推恩倍于神州赤

縣柰何其虐用之韓盧取狡兔上觀下獲不甚多殺而況御人乎畫象遠而不可復也蒲鞭迂而不可爲也中孚之繇曰議獄緩死臯陶之謨曰寧失不經操是心而行之可矣司理公敬諾比迎太公至則又日夜討而訓之曰小臣纍係夏隕霜匹婦飲恨三年旱天之愛民甚矣削薄其德而曾累其刑未不自弊者也孺子慎之人孰不愛其子亦孰不愛其親爲延年母爲定國父相距無萬數吾舍嚴陵之釣而之楚遊豈爲精哉日聞孺

子所貫赦小過幾何所罷竒請他比幾何平亭疑法幾何所哀矜得情幾何用爲愉快耳公爲理踰年稱文無害願質成者接迹于道雖自其天性乎其稟印太公之訓誨固有素矣語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無相誰與共理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無民君將誰與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無歲民何以生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太公孳孳惟好生爲義方司理率循廷訓以爲楚宸宇

太公出其言善倍蓰宋君天報以眉壽難老寧獨應三
舍之數乎不佞故知者不足爲太公壽也諸大夫曰善
願介紹君以觴太公不佞更宣言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太平之畧非一士之策也諸大夫備聞太公家訓
習見司理公行事歸而相與勸勉觀摩除苛解嬈敬典
裕民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使園扉不夜啼而棘林不晝嘯老不獨童不
孤女不孀衆人熙熙如春則太公父子德施彌廣矣他
日司理公與諸大夫晉爲司寇御史大夫廷尉直指觀
察使其德不爽協恭和衷中外禔福昆蟲闔澤太公期

願樂觀厥成諸大夫修舊好而觴太公太公必亟醕請
以諸大夫今日之觴爲盤匱盟太公司理聞之莞爾曰
李生洵善於辭勅闔人肅客而入以次受觴

馬太公壽序

臨洮守王公之尹雙流也則今守下雒蜀馬大夫爲博
士兩人深相得而大夫有父慶泉翁者用通家往還翁
世受農而身兼賈事其母嫠居母忘亡也人稱孝焉以
名田讓其弟自受一廛而已人稱弟焉其訓誨大夫有
義方而無姑息王公敬愛之大夫數被薦書擢尹韓城
復以治行高等擢今官今年與王公同上計京師公見

大夫媿媿相勞苦也已問翁啓居則曰大人幸善飯春
秋八十高矣仲春某日實維初度期而某不得歸奉觴
柰何王公曰不然臣事君子事親其義均也委身而事
君不遑將父恒事耳子有第一人子若從子三人孫若
從孫二人觴太公足矣吾謀所以爲子侑觴者則友人
李本寧氏之文可也不佞時亦以越臬上計而王公與
大夫過邸以請不佞卽所聞于兩君者而爲之辭曰博
士之於邑令分則所隸也義則父兄所延爲子弟之師
也令以分自亢而博士以義不爲下官況有靜躁人情
有向背名利軋而猜嫌起卽強爲歡不可久大夫於王

公意膠漆也語金蘭也禮忘賓主名忘爾汝去之二十
年意愛如一日雖家人父子不過是矣夫協恭和衷於
友猶然而況其親乎必爲媵色婉容必爲先意承志必
爲就養無方必爲備聚百順和氣致祥太公之壽固其
所也凡爲人父者莫不樂有令子子善則歸親錫之令
名是之謂孝大夫爲博士雙流之士弦歌之爲邑令州
牧韓城下雉之民謳吟尸祝之其治行列在臺使之薦
剡銓曹之奏最與

天子之制詞太公疏爵同其子璽書褒美寵靈光大夫
布衣匹夫名湮滅而不傳者何可勝紀太公德不出閭

言不出鄉無展采錯事之勤而一旦名實炳焉有不滿
志者乎身名俱泰恬愉兩得太公之壽固其所也王公
曰善哉世之言壽者類稱引仙聖長生久視之術君第
就大夫行事而究言之因子知父因人必天不下帶而
道存焉何必大夫依依膝下鞠跽奉觴然後言祝也大
夫逡巡謝曰小子不敏三命有今日是父教也小子三
命大人一命耄而無恙是君恩也北向闕稽首而歌江
漢之雅天子萬年西向蜀稽首而歌甫田之雅農夫之
慶萬壽無疆已揖謝王公與不佞而籍其語使使授若
弟若子孫頌之爲太公侑

陳太公壽序

建武陳氏世饒給然未有以茂才稱者自今體軒太公
始太公父以功曹仕巴陵連敖嘗捕盜得其所胙篋金
及攝廐傳汰浮費悉歸公帑上官察廉褒勞而已倦遊
還山督太公學爲諸生病夫俗學之支離也游明德羅
公門爲盱江會相觀而善德日進有見侵者不校亦不
受挫事竟輒相卹如故割名田所入周宗人困厄以逮
鄰里施及魚鳥放生無算鬻產治橋四境利涉知交都
貴廡相望無所造請其歸也修舊好或以爵或以齒文
酒之會月有恒期太公執禮愈恭子郡理公登賢能書

遂謝博士籍督學使若郡邑長吏旌其門曰明經貽穀
曰醇修光啓守張公鮮所推下特禮爲大賓人比于陳
仲舉之待徐孺子郡理公有大造于郊郢太公與太君
其孺人皆就養邸中會太公春秋八十郡大夫士庶頌
禱屬路季弟某被公賜尤深使使告余爲祝夫尊生家
比富貴功名于纏繳桎梏蓋伐性之斧腐腸之藥蹙痿
之機寒熱之媒殊與生趣相背卽不然肩艱鉅勞筋骨
殫思慮若負擔背芒不可解脫何以生爲太公聞然退
藏鍵關宴處有儒者一畝之宮馮几吟諷有六經百氏
之書緩帶逍遙有素心白髮之友鴻翔寥廓蟬蛻塵埃

形常佚意常閒而神常定故宜壽夫巖栖谷汲草衣木
食一膜之外悉不相關其人或枯槁而不靈太公不絕
人逃世以博名高油油然與衆偕執經受業悉一時俊
彥其徒旣足相樂矣軒冕之客干旄束帛賁于其廬未
嘗踰垣避也欣然虛往而實歸暇則躡登山之屐理泛
湖之棹良朋勝引咏歌而返婚姻鄉曲臧獲廝養莫不
安樂而鄉往之社則祭酒塾則少師庚桑之穰畏壘晉
鄙之薰陽城何以尚茲以已之適適人還以人之適適
已故宜壽幹世之具斂之不用而寄諸其子嘗拊諸孫
而詔郡理公惟刑之恤哉寧失不經下無寃民天必釐

之以祚胤郡理公奉教唯謹所平反數千餘人不躬酌而羣生飲醇不爲龍而霖雨沾浹神聽于人福徵于德三世作述敦善行而不怠合之百有餘年累積醞釀天所福右非伊朝夕矧吾郡爲豐鎬舊基二祖在天神日鑒臨睭此億萬遺黎之体息長養也推本所生敷錫太公純嘏胡考爲吾郡報施非必至之符與太公強飯駛步老有少容甘食恬寢子孫承歡萃會百順萬石之奉三錫之命家慶國恩日引月長業自播而自穫之奚俟祝餽某不佞莫贊一辭第爲吾郡致輿人之誦耳

梁太公壽序

天下山始西北而水委東南南山突出爲五嶺其下三江入于南海日月五星起揚粵斗牛之次嶺南揚州外境故五星聚東井倍南斗則粵有偏霸秦時望南海氣成五色晉郭璞亦言靈洲有衣冠氣蓋其地少陰多陽四時若春至明愈益穠郁而鍾之于人名世代興更僕未易數如梁文康公相業在正德嘉靖朝其著者也子姓濟美世顯而含德之厚不揚華藻若龍在田若鴻漸陸有孟氏達尊之二今見太公其人焉太公文康宗人而以邑侯爲子其家主組冠蓋車騎第宅之盛可以

媿鄙小縣視之蔑如也其鄉海錯山珍珠璣犀貝果布
之湊可以比千戶侯封視之蔑如也泉石農圃之爲業
而恬淡寂寞之爲適天幸以侯賜吾邑距其鄉遠定省
歸聘之不時則輦太公俱來侯春秋方富而練達如老
吏持重如古大臣治官如家而不家於官無不竊異之
跡所自知出太公百里之內土物可以供甘毳非乏而
蔬食褐衣不改其故日夕考問治狀務在平恕侯率循
不倍邑以大治是月之八日太公幾大耋矣士民因侯
介太公壽而謂某久游文康諸孫于太公父子有通家
好使爲之詞某竊聞之孔子云治國不侮鰥寡治家不

侮臣妾而後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邑鰥寡臣妾無
萬數侯拂以和風而沐以甘雨謳吟舞蹈發氣滿容于
以效之太公可不謂歡心乎夫壽太公不以庭實而以
歡心太公食必日益其誨邑侯必日無倦侯日承太公
歡其奉太公之教子惠邑人必日無倦是交相爲賜也
請就太公而言嶺南山水靈秀灌輸用之則文康不用
則太公

天子肇建元良養老齒胄袒割乞言以次施行太公爲
老更御蒲輪杖鳩玉而與至尊相周旋其遭遇視文康
相業豈多讓哉抱朴子云周孔之道與偃佺安期同體

宙
異用周孔以道濟天下故捐其身偃佺安期以道濟身
故捐天下捐身者其用大捐天下者其用久余之躋太
公於文康非過也抱朴子爲勾漏令葛洪踪跡與安期
往往在南海而安期亦嘗以策干項羽不用去而游仙
太公儻有意乎乃若紹明文康在邑侯矣太公父子交
讓曰仙聖之事非所幾也然而濟身濟天下皆有道焉
一邑之民猶天下之民一邑之民之身猶不佞父子之
身也請事斯語保身及民庶無負諸大夫今日之貺

何太公壽序

何興父舉進士筮仕爲光化令歸謁其大人訓導公則

里人黃太史修祝者之辭興父治光化聲稱藉甚移治
江夏江夏楚都會閎密事叢興父不勞而辦以其間課
諸生切磋文義而得葛生更生又以其間延致四方能
言之士開社講業而潘生庚生自歛至庚生故與黃太
史興父燕中論詩者也興父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兩生
以黃太史之辭介紹某請賡之爲公壽太史所以述公
行誼甚備兩生若以爲未足者問其故則曰公之貢于
有司也適興父偕計吏挈之行信宿而返興父再爲令
踰三年三釜之養不乏而公輒以倦遊辭此兩事者隱
君子之行加人一等太史未特書也某曰信如是夫隱

何足以盡公哉古之善言隱者莫如孔子孔子叙逸民
首伯夷而亟稱其仁伯夷與太公同避地海濱以待天
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此豈以隱爲高者蓋
太公載後車號尚父天下崇朝清明而伯夷之所欲爲
太公先之矣是故扣馬食薇以明義於天下終其身首
山之陽而無悔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公莫公
於仁仁者天地萬物爲吾一體人而能仁與身何異已
伯夷能爲太公之事而不于其身太公能行伯夷之志
而不奪其節兩相成者也故曰天下爲公故曰求仁而
得仁向微太公則陳師牧野伐罪弔民必孤竹君之子

矣後伯夷而興者曰老聃老聃以有孔子在也遂隱於
柱下孔子亦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能潛能見能大能
小時無仲尼彼青牛薄板車不轍還天下乎孔子之龍
老聃卽其所爲仁伯夷者也今何公不任職不就養是
老聃伯夷之行也假令公以隱爲高卽諸生終老可矣
奚爲貢于有司卽杜門距躍可矣奚以行信宿而返詩
有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縣官以賢能貢之而士以鄙
夷弃之將無對乎其必貢有司者彰君之賜也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以教興父忠也禮有之事君
難進而易退故君子三揖而升一辭而退其信宿而返

者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所以教興父忠也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故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以公所挾持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綽綽然有餘裕矣然而逡巡不敢任職此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所以教興父忠也事君敬其事而後食難得而易祿易祿而難畜也其不就養於子者先勞後祿不勞則弗祿所以教興父忠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興父忠於官則公安於家公以其所欲為者寄之興父興父以公所欲為者施於有政故公名隱而實見心見而跡隱為而不宰有而不居此之謂大公此之謂能仁昔者祁奚舉其子內不避親文王以服事殷而周公相武王伐紂不失為達孝堯舜與賢而禹傳子不衰其德皆是物也夫隱何足以盡公哉彼荷祿丈人之屬身與子俱去莫知所之孔子誠知其隱者果哉末之難矣焉得仁兩生憮然曰吾今而後知隱非聖人所貴也能行其仁則貴伯夷老聃以其仁託之友何公以其仁託之子是乃仁術也孔子不云乎仁者壽以是壽公謂之善頌善禱

唐太公壽序

益州名城以十數而江陽為之冠江陽名家以十數而

唐氏爲之冠唐氏名士以十數而今公爲之冠年二十餘舉進士高第不腆下邑無敢以奉清塵而公不鄙夷也既上士民以次庭見公明達有文章若蜀漢文新發於硯不可嚮邇而公不輒試也退而私相語何春秋方富而有公輔之度如是則或言公所就業多從太公受成始太公御安車入邸中公衣朱衣長跽堂下俟車過扶持而行觀者如堵牆所以教民孝也雞三號及寢門問無恙質明出視事晡而退食太公瑱科條其政公具以對可者太公領之不者太公更策之公謹受教日中出視事貫而行之日旰而退食具以對行之五月則壤

均賦斂時供需省文法寬吏不得生因緣兩造之訟衷者衷辟者辟無隱情朝以入不終朝夕以入不終夕農無廢業士奉法循理非公事不至室嚴守望儆干振擊柝相聞臥戟生耳臥犬生鼈也比者秋旱冬燠隔并屢臻是歲也秋稼登冬雨雪三白兆爲大有年四封之內華顛胡老含哺鼓腹而嬉遊久不覩盛時之風矣微令公安得此是月也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反始美報於是父老率其子弟載酒造公所而謁者辭焉太公覽揆之辰在新歲前五日是日也公方奉萬年之觴未遑見客也父老則走告鄉大夫都人士觴公乎抑觴太公乎

不佞曰太公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古者有事於名山以其能興雲雨也祭川先河而後海河源也海委也此之謂務本父老誠德令公令公本之乎太公非太公之觴而誰觴既造公所而謁者又辭焉太公有命家大人居蜀萬里煥寒疴瘥不以時聞不穀不樂舉其子之觴而何以辱邑父老不佞對曰孝矣太公之言親不遺尊不偏宜令公之克孝也雖然禮有之齊事先配林而後泰山魯事先類宮而後上帝何以故不敢質尊故也父老稔知太公有父觀察公明年年及傳子將因太公而致無疆之祝幸以太公先之配林類宮禮在斯矣謁者

入令公爲太公攝齋而出見客既登成拜父老祭酒不佞爲之誦既醉之詩既醉以酒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言成王之盛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令公奉宣天子德意以父母萬民民有寧宇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爵也太平之福也君之賜也太公飲斯則與令公北向稽首而後酌父老再酌不佞爲之誦酒誥之書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太公率循觀察公義方以教令公令公式穀施于有政萃邑之歡心爲太公壽夫爲人父爲人太父而有不樂其子孫賢者乎觀察公慶矣是爵也燕翼之祥也家之肥也太公飲斯則與令公西向

稽首而後醕三酌而不佞爲之誦春秋傳曰嘉粟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羸者邑也以難治聞
於諸侯令公強教悅安歷三時而民歡樂之又從而詠
歌之願邑長有令公願令公長有太公浸假而爲樂土
浸假而爲化國美哉始基之矣何難治之有是爵也得
輿之符也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吾儕小人所藉口實也
太公飲斯則與令公西向揖客拜送拜既而後醕環桮
枅之外而觀聽者笑與抃會也

又

郡校之士若干人修刺過不佞而請曰所重乎士者謂
其異於凡民也古重士而士亦知自重今士卽知自重
而亦未聞重士邑之已事子所知也視官猶唐肆遽廬
視士猶秦越肥瘠或終其任不識士作何狀滌惡民窺
見上意謂士與庸衆等狎侮之甚者齟齬之高下手而
左右袒伊優堂上翫髀門邊若之何能使士豫附也頃
者令公弘薪爇之途日省月成諸生朝夕治業不得佚
惰緩急人所時有六戚三黨患苦壅闕公一一爲申理
然請謁有程無敢爲他人道地者諸生澡身浴德有不
善懼爲公所知士旣因公自重疇昔嫚媒毒螫之者咸
戢而士滋重諸生誦法孔子孔子曰父尊而不親母親

而不尊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是爲民之父母公於諸生強教悅安矣諸生視公若父公視諸生若子弟諸生疇無父兄子弟賴公室家相保不奪內顧敬業樂羣是公有大造於士也施及吾親而不能報人親倍德不祥竊聞太公就養邸中諸生謀以卮酒上壽於古有此否惟子能言其幸爲之擯詔不佞作而言曰此盛世之風也昔魯侯勸學興禮蒞泮官而士小大樂從之已爲之奉旨酒而祝難老奚斯作誦又稱其燕喜壽母宜大夫庶士上下歡欣交暢若家人父子然遺風流俗歷數百歲而楚師壓境絃歌之聲不絕孔子刪詩獨存魯頌

於殷周間有以也諸侯世及爲禮是時魯侯獨母成風在故不得言父耳禮可義起古之人有行之者士何爲不然凡燕饗必陳詩以言志禮也太公父子世以詩起家不佞故嘗受詩諸君執爵而酌舍詩安所修辭始升宜歌泮水之二章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明公之所以得士也加爵宜歌泮水之四章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公之能得士所以孝太公也其亂宜歌闕宮之八章天錫公純嘏旣多受祉黃髮兒齒明多士之爲太公壽以壽公也上所以報也諸生唯唯躋公堂誦詩成禮一如不佞言乃更相勗小子何莫學夫詩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公之於國也如也

